LIBRARY
JUN 14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人生必讀書卷之五

瀔水唐彪翼修先生著輯

德行部下

養氣

彪曰氣須分別不可混視有一時浮氣有生來稟氣若止言制浮氣不言變化稟氣則無根本之功若僅言平日調養而臨事之際不痛加抑制則發動必不中節呂東萊云二十年治一忍字尚未消融得盡故人生於氣不可不加十全之功也

治浮氣在懲忿　大輿曰忍者眾妙之門也小忍小益大忍大益暫忍暫益久忍久益化有事爲無事變大事爲小事忍之忍之又

重忍之究人小人無奈我何也。然則忍之一字。豈非衆妙之門哉。

彪曰。氣之在人。忍則大事可以化小。不忍則小事可以變大。古人云。放下一星火。能燒萬頃山。比喻最親切也。余見爭岐界一木而致殺人者。凡二家。有因捕魚致爭。羣相撲擊。以致擊傷生命者。亦二家。夫一木也。魚也。所值甚微渺也。乃不細忖度。因忿致爭。爲氣所使。竟至殺人。陷於罪罟。一致典償。一罹絞罪。一罹流徙。何爲者也。又曾見一言觸忤。興訟數年。費財無算。且積勞而喪身者數人。噫。人孰不惜財。孰不惜命。爲甚微之故。而致蕩破家財。罹於刑戮。豈其心胸愚昧至此哉。乃一時不能忍耐。爲氣所使也。則人安可恃氣而行也。

彪曰、人有未是以理諭之我論理彼亦論理理勝者氣必伸焉人有未是以氣加之我負氣彼亦負氣兩負氣財勢弱者理勝亦屈焉人情世態原如此也甚可畏也是以君子處世甯任理而行不可負氣也

彪曰、橫逆之來必宜自反自反有過則責己不暇奚暇責人自反無失而受人侵侮則惡業自彼造惡名自彼招與我何與如此自反雖橫逆不能擾我也

彪曰、橫逆之來心中不能不平然有當思者四一思豈我毫無不是而彼以橫逆加我乎恐咎未必盡在彼也卽使不是在彼我何如人豈可與之相較再思凶人氣質愚昧凶暴性成禮義是非全

未之曉其所言所事止欲勝人卽親父親兄且不肯讓何況他人如此凶人心手甚辣烏可與之輕鬬輕鬬必爲其所損傷是自招禍也三思量大者福始大故甯我容人毋人容我容之未必非福也四思人心不甚相遠皆能分別善惡彼豪橫我退讓善必歸我是聲名由此而美也然則橫逆之來何可卽以忿怒置胸中哉

彪戒怒箴云小人多矣不能盡人而怒之也拂意之境廣矣不能逢境而怒之也不平之事衆矣不能每事而怒之也然則何庸怒其足當吾怒者非君之仇必父之仇也不然何足滑吾神其足當吾怒者非甚大奸必極惡也不然何足動吾氣若以與人爭利而怒是鄙夫也以疾人小過而怒是斗筲也以輕我侮我而怒是能

上人不能下人者也。聞之多怒者多敗僨于事也。多怒者多辱搆人怨也。又聞多怒者火炎懼焚吾腊也。多怒者肝强懼尅吾脾也。不戒乎此。卽不可延生。非有道之士。不戒乎此。卽不可應物。非濟世之人。宜懲宜戒。作多怒箴以自警。

古箴云、人之七情。惟怒難制。制怒之藥。忍爲妙劑。醫之不早。厥躬斯戾。滔天之水。生乎其微。燎原之火。起於其細。兩石相撞。必有一碎。兩虎相鬬。必有一斃。怒以動成。忍以靜濟。怒主乎張。忍主乎閉。始怒之時。止須忍氣。忍之至再。漸無芥蒂。再忍三忍。卽張公藝。

李文靖爲相。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詳覽。生卽訕怒。隨馬後肆言曰。居大位而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以

謝人言久妨賢路能無愧乎公於馬上踧踖再三曰某屢求退柰上未允不敢去耳終無忤意富鄭公雖未入相然官已貴顯人有呼其名而詬之於市者或來告曰某人詈公於市公曰彼詈他人耳曰直斥公名也公曰天下豈無同姓名者終若不聞

忍辱能成美善　　彪曰必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方能爲人之所不能爲凡人具大受之才者必有大受之量子房不以爲人納履而耻韓信不以受人胯下爲辱後日皆成莫大功名乃知屈辱之境遇橫逆之遭逢乃煆煉豪傑之爐冶琢磨聖賢之砥銼能受其琢磨煆煉斯成大器不能受者不克成大器也此理當熟思也

彪曰古人云內無直臣之諫諍外無敵國之侵凌國必危殆范文

子云自非聖人外甯必有内憂人君苟無敵國外患之畏懼則聲色佚游之事蠭起矣觀此則人生橫逆之事必不可無又安可厭惡而欲去之哉

彪曰老子云知其榮守其辱謂榮之將至辱必先之貴乎能守以待之也所以古來豪傑之士遇大屈辱坦然受之而若不知者正欲留此身以爲日後用也人苟一息尚存功名事業未可限量若不忍橫逆之加無辜之辱小有挫折輙憤懣抑鬱夭折其身則雖有無限奇才亦湮沒不彰矣何濟於事乎故昔人稱勾踐范雎之量宏識屈原賈誼之量隘也

懲忿最戒興訟　昔人云凡人有好氣者往往以小事閒言些微

財産累年與訟不以是非爲曲直惟以勝負爲強弱蕩破家財而不顧此愚之極也昔有詩曰些小爭端莫若休何須經府與經州費錢辛苦陪茶酒贏得貓兒賣了牛最可念誦

彪曰訟至危之事也豈宜輕動無理能敗有理亦能敗古人云官斷有十條非虛言也凡人好訟未有不破家者舟輿有費旅寓飲酒有費吏胥公例有費皆必不可省者而況有意外不測之費乎嘗細思之人生涉世被人淩侮不訟止忍氣於一人既訟則受侮於人人仇人之挑唆光棍之把持干証之翻覆訟師之刁難差人之需索經承之舞弊貪官之魚肉清官之誤斷皆不免焉其與止受一人之淩侮者大相懸矣兼之本業拋荒精神凋敝舉家驚怖

其爲害也。智者必能辨之。雖然、倘平日不循理守法。好生事而佔便宜。我雖不訟人。人將訟己。可不戒乎。

治浮氣在學量

夏尚書原吉器量宏厚。人莫能及。或問量可學乎。公曰。吾幼時遇犯者。未嘗不怒。惟忍而又忍。久則氣和。自無相校。意則是量可學也。

彪曰。能容人所能容。未爲量大。必能容人所不能容。量始大也。能忍人所能忍。未爲氣和。必能忍人所不能忍。氣始和也。

彪曰。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士君子能有此襟懷度量。而後能氣質和平。

彪曰。天地不容毒禽猛獸。則天地小。惟其容之。所以蕃然並育。不

絕其生也君子當效法天地若不包容奸人惡人則君子小惟其容之所以哀憐其愚不報其施也

大司徒馬森其封君諱某年四十始得一子容貌整齊且兼聰慧一日婢抱出門從高階失手下墜破其左額旋死封君見之卽令婢遁去而自抱死子曰我失手致之傷也婦哀痛觸封君懷者數次尋婢打之無有矣婢歸匿母家言其故婢父母日夜籲天願公早生貴嗣次年果生子左額宛然赤痕卽司徒也當是時公四十而止一子關係非輕不計無嗣而憂婢死於杖下仁何至也安得不重生貴子哉

陳白沙訪莊定山定山買舟送之中有一士肆談無忌譏笑儒者

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則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

韓魏公知北都。有親知獻一玉盞。表裏無纖毫玷。眞寶玩也。公以百金酬之。喜甚。設宴召曹使。請顯官賞之。特置一桌。安盞其上。覆以錦褥。俄爲吏將誤觸。臺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將吏伏地請罪。公神色不動。語坐客曰、物破亦有定數。謂將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不必懼。公度量之宏如此。唐裴行儉亦有瑪瑙盤。廣尺許。爲吏所碎而不怒。且恐吏懼。寬慰之。其度量與此同。

劉寬有偉度。溫仁慈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有過。但用蒲鞭撻之。示辱而已。靈帝時爲太尉。方早朝。已冠服。夫人故令侍

婢奉肉羹。翻污朝衣、以試之。寬神色不異。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氣度如此。又夏原吉、有上賜金織衣。為吏人所污。不惟不怒。且寬慰之。與此相合。

羊侃南還。舟至湖口。遇友張孺才留盤桓數日。孺才因醉。致舟中失火。延燒侃十餘艘。燔金帛不勝數。侃怡然不介意。孺才慚懼自逃。侃追還。寬慰之。待之如故。

賢奕編云。太尉王旦薦寇萊公。屢稱其長。欲以為相。準不知也。寇於上前數言旦之失。上一日謂旦曰、卿雖稱準美。準專談卿短。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以旦為賢而加敬。

寇萊公爲樞密院。王旦在中書。偶中書吏倒用印。寇公卽行懲責。後樞密吏亦倒用印。中書吏人亦欲王公懲責。以報前怨。王公問衆吏曰。汝等且道他當初責爾等是否。衆吏曰不是。公曰、旣不是豈可學他不是。陳鎰。王支同爲御史。每入院。陳或後至。王輒命鳴鼓集諸道御史升揖。諸道與堂吏皆不服、一日陳先至。堂吏請擊鼓。陳曰少待。豈可學他。王至慚愧曰。吾自知氣質浮躁。不及陳公遠矣。

治稟氣在化偏 呂榮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務皆當。氣象者。辭令容止之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人品高下。於此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彪曰人生病根總在任氣二字一任氣便與道德有礙與行誼有乖故不可不勉强克治急躁者宜時時想和緩二字輕桃者宜時時想甯靜二字淺露者宜時時想深藏二字怠惰者宜時時想勤敏二字且不但心中時時想口中亦當時時念久久便成自然此是變化氣質工夫也

大與曰天地萬物之理皆始於從容而卒於急促急促者盡氣也從容者初氣也事從容則有餘味人從容則有餘年

先哲云有才而性緩定屬大才有智而氣和斯爲大智

彪曰事來忙廹而不見疾言遽色此承載大任之器也

彪曰凡人氣質躁浮度量褊淺胸中有不慊意事與人言語顏色

改變詞氣迫促雖無惡語傷人人亦不悅不可不加意克治也
先哲云親戚故舊因言語而失歡者未必其言語之傷人多是顔色辭氣暴厲能激人之怒且如諫人之短語雖直切而以溫言下氣出之縱不見聽亦不見怒若平常言語無大拂人處而辭色俱厲必然招尤至於怒時尤當忍耐不可與人言語也或問人言語暴急恐是氣不定否伊川曰然此當勉强學習習到言語從容時便是氣質變化也
大與曰馭氣難於馭馬當其志雄心壯勃然莫禦之時制之甚難惟於萌芽將動之際卽加收斂克治始易爲力也
彪曰韓魏公守西夏時半夜觀書見有披甲執刀者立公側心知

其爲刺客也曰汝受主命而來欲取吾首吾當授汝而去毫無驚怖其人謝罪曰相公此後不可夜深獨坐魏公納其言曰誠是也其從容凝靜毫無驚怖如此霍光廢庸君立英主毅然行之不計身家之利害至於出入宮禁四十餘年而立有常處人未常見其側視也何其凝重堅貞也緣二公秉天地間氣而生故其氣質異人如此

先哲云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韓魏公不然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己處辭氣和平如道尋常事

韓琦與范仲淹議西事不合仲淹徑拂衣去琦趨出愉色婉容把其手云希文且息怒天下大事原非一時意見可定豈不宜細商

量耶再三留之仲淹意亦解

李春芳廷試後同志集飲宰相遣官與春芳附耳密語人皆知為報傳臚喜信眾皆賀之李坦然曰謂拙卷亦與進呈之列耳毫無矜喜色

治稟氣在廣識　虑曰欲變氣質在乎窮理窮理而後能識高識高而後能氣定

虑曰凡人負才能而見於言貌與人議論而好勝胸中有得輒自言聞人謗言而輒忿小有不平即欲鳴皆由識見不高故淨氣不能定也

大與曰識見高則是非毀譽不足以動其心死生得失不足以攖

其氣

韓魏公云、小人不必遠求。三家村裡便有一人。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如與之相較。則自小矣。彪乃云、不必三家兄弟四五人中便有一小人其多如此安得有許多閒氣與之相較乎。此最宜識得透者也。

程子曰、凡人處世。須知能容人者賢也。為人所容者不肖也。能具此識、氣質自變和平矣。

藺相如既還璧歸趙又復輔趙王與秦王會於西河秦王不能加勝於趙。趙王以藺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上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微長。位居我上。

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當朝見常稱病不出不欲與廉頗爭衡路遇廉頗每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君與廉頗同列廉頗宣惡言而君恐懼畏避此庸人之所羞況相臣乎臣等請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讓之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請罪焉相如識之高量之宏誠千古無二也

唐史云郭汾陽因出守邊鎮有盜發其祖父塚捕之不獲人疑宦

宦魚朝恩所使天子憂之謂汾陽歸必致變及入朝天子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盡心約束軍士或多發人塚墓此天所以報臣非人事也何煩聖慮朝廷之憂乃釋虎思子儀不以一已之利害置諸懷者知此事不可推究推究必干涉魚朝恩輩干涉魚朝恩輩不但係一已之安危且係天下之安危所以隱忍置之也是其識最高者

郭汾陽與李光弼俱爲安思順部將二人不相得雖同席坐未嘗交言後汾陽代思順爲將而光弼隸其麾下欲避去又恐妻子見誅乃詣請曰死所甘心但乞宥妻子汾陽趨堂下握其手曰今國亂主辱非公不能定僕豈敢懷私忿乎遂薦以爲節度副使子儀

知非光弼不能定大亂不懷私忿而肯與共功名此非常卓識非大賢以下所能及也

狄梁公入相後武后一日追憶往事與之語曰卿往時廵視汝陽有善政其時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臣爲有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聞公看破人情小人必譖君子小人甚多不必推求也

治氣之作用亦兼剛决

彪曰武林周允開問云君子用世刑威殺伐必不可少豈宜盡以度量寬宏爲德竟置不用歟余曰嘉哉問也凡係我一身一家之怨雖情理難堪宜以大量包容之若君父之仇與天下大害不幸遇其事必不當以度量寬宏置之也如

舜除四凶周公誅管叔孔子誅少正卯可以悟其理矣范文正公主計吏閱班簿見不肖職官皆一筆勾之或曰一筆勾一家哭矣文正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乎觀此則知處天下事不可純以度量爲德也

剛毅果敢先型　宦官任守忠奸邪反覆搆釁兩宮韓琦一日出空頭勅一道叅政歐陽修已僉書矣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以簽拘任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謫建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勅塡之差使臣卽日押行魏公宏量凡事包容此舉極嚴厲不礙其平日度量寬宏也

王世民武義人性至孝父以爭産爲族姪俊毆死世民恐殘父屍

不忍就理。乃佯聽其輸田和議。凡田租所入。輒易價封記。後有所饋。亦佯受之。錙銖罔不計值封記者。服闋生一子。甫數月。抱子謂母與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母妻以其妄言置不問。一日王俊飲於其鄰。醉歸。世民乃以利刀碎其首。歸白其母。遂出向所封識祖價饋值。赴邑請死。邑令欲白於上官。曲宥以全其孝。世民曰。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爲。遂不食死。觀此則報君父之仇。全不可以度量寬宏自諉也

【附錄】凡人當氣盛之時。切莫道我性子定要這樣的。我今日定要這樣的。驀匱做去。畢竟有搕撞。　人當大怒大忿之後。睡了一夜。還要思量。　温氏母訓

太平百姓完賦役無爭訟便是天堂世界盖訟事有害無利要盤纏要奔走若造機関又壞心術且無論官府廉明如何到城市便被歇家撮弄到衙門便被吏胥呵叱俟候幾朝夕方得見官理直猶可理屈到底吃虧受笞杖受罪罰甚至破家亡身辱親寃寃相報害及子孫總之爲一念之客氣始不可以不慎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能忍終無禍始之時義大矣哉卽有萬不得已或關係祖宗父母兄弟妻子情事私下處不得沒奈何鳴官只宜從直告訴官府善察情更易明白切莫架橋揑怪致問招回又要早知回頭不可終訟聖人於訟卦曰惕中吉終凶此是錦囊妙策須知自作主張不可聽訟師棍黨教唆財被人得禍自己當省之省之王士

晉宗
規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彼亦欲求勝於我。讐讐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鄰里稱爲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王陽明文鈔

戒色

虔好色箴云、人之一身。心爲綱維。心正身正。心邪身邪。心慕乎色。目斯妄覩。心貪乎色。念斯妄舉。欲戒色兮。不在强禁。惟斂此心。專一於正。心有所主。欲自退聽。法乾之健。自强不息。惟敬惟勤。毋安逸。逸則思淫。勞無暇及。更有要筌。制之在眼。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如此操持。庶無妄念。

虔曰、人之於色。情之濃淡。皆在一心。視爲快意之事。則如癡如狂。視爲伐性之事。則漸減漸淡。其法當於慾心方熾之時。靜想此事。損精神。招疾病。廢正事。不可從也。至若非禮姦淫。更不可爲。必遭天譴。作此思維。慾火自然漸消矣。

彪曰、昔人云。寡慾者養生之要也。人生慾事寡則少病而多壽。至老耳目聰明。齒髮不落。惟縱慾之人。必多疾而早夭。蓋百邪皆乘虛而入。入輕則易愈。入重則難痊。極重則死矣。郭開符曰、三十以前不知愛惜精神。我去尋疾病、四十以後纔知愛惜精神。疾病又來尋我。是以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彪曰、蘇子瞻云。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是聲色者殺身之斧斤也。一先輩自言生平於財氣酒。俱無所著。惟於色不能無嗜。方少年時。見美姬孌童。輙心好焉。每戀戀不忘。後遇溙對溪公。公深於內養者也。余告以素性好色。必如何乃能淡去。公曰、精氣者人之所恃以爲生者也。乃人生至寶。彼曲眉粉黛。治容刑膚。來吾

前者乃盜賊刼去吾寶戕吾性命者也。知其爲盜能刼吾寶戕吾性命必且深戒之痛惡之何暇好哉。又曰凡人亦知重性命至教以遠色必不聽從不知貪戀色慾全體且必受病將五官四肢齊來累我何可不痛絕之其言痛切當深佩也。

遠色在於謹視

彪曰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之慾念起於心者十之五起於目者亦十之五目有所見而心愛之則慾念勃然興起矣當其心爲目所役也神搖搖而靡定身不期而自動足無故而欲趨敗名喪節不顧也衆叛親離覆家亡國不惜也人謂商紂之愚由妲己而喪亳都元宗之惑由貴妃而亂唐室吾謂不然此非二君以天下奉二妃實二君以天下奉其兩目而已矣

向使商紂自幼而失明。元宗髫年而瞽目。雖妲己貴妃侍側。何從知其爲殊色而篤愛之。至以天下奉之哉。甚矣。視之關係非細事也。

諸葛孔明千古大賢也。彼豈不能制其心者哉。其娶妻必以醜婦者。誠恐觸目而動於心。不能自禁。所以預爲之防也。然則可欲之物。何可使入吾目。以亂吾心哉。

遠色免生邪念　搢臣曰、家無妓童。不惟省己防閑。抑且免人疑議。至僕妻乳婦、妖艷者。愼勿收僱。庶不見不聞。可消無窮妄念。古云、使僻側媚小童。最能怡人志意。使人不覺傾向。幾至心不自持。自非有守之君子。鮮不爲其所移者。惟有遠避一法最佳。

遠色先型　徐達征姑蘇。見一絕色女子。以重幣聘之。及師旋。悔之。使人道意。令其他適。女家堅求歸公以侍巾櫛。達固拒之。遺數十金助其妝奩。且謝負約。其能遠色而且種德如此。

遠色在不閱淫詞　彪曰。人生色念。無所感觸。尚且時時自生。何況有所牽引乎。今人以西廂爲佳妙文章。習舉業者無不羨爲珍寶。以爲熟讀之則文章將日佳也。而不知此悖謬之言也。西廂者一時詞曲之工者也。秦漢唐宋文人未見西廂。而其文傑邁千古。元以後文人得讀西廂。而其文不但不及秦漢。且不及唐宋。然則謂西廂有益於文章。非確言也。乃好色者之言也。且人亦未思色之爲害大矣。損精神。廢正事。招疾病。夭天年。壞陰隲。遠之且不能

淡何可牽引而甚之乎甚矣人不思而爲邪言所誤也舉一西廂淫詞艷曲可類推矣

程彥賓爲羅城太守進攻遂寧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有姿色女哀怖無已公謂女曰毋恐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鎖置於一室急訪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守早建旌節彥賓云旌節非敢望但得死無病則幸甚矣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登仕籍

楊希仲未第時爲成都富家館賓有一美妾潛詣館中申愛慕之意希仲正色拒之其妻在家夢神告曰汝夫堅持清節暗室不欺神明已知行當冠多士妻覺識之歲終希仲歸家妻以夢告希仲

答以館中美女事妻曰鬼神有知如此乎明年果登第
陸容崑山人天順二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至公寢所公辭以有疾與期後夜女退作詩曰風清月白夜窗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待明託故去是秋領鄉薦隨登進士
林茂先才高過人家貧喜讀書隣家富婦厭其夫不學私慕茂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天地鬼神羅列森布何得以此污我婦慚而退茂先次年登第三子皆登科
姚三鼎雅善詩文館於懷氏有女常行窺伺三鼎岸然不顧一日曬履於庭女作書納履中鼎即託他事辭歸友人袁某聞其事作

詩讚之有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之句三鼎不受詩
且書自辨其無此事後生子諶及曾孫錫皆登進士
何澄以醫術著名同郡孫勉之妻俞氏以夫久病召澄胗脉云病
勢危須進補藥數十劑方保平安但補藥價貴俞氏念家無錢覓
藥因念已有艷色若得救夫之命亦何惜自獻之醜引澄至密室
言家貧不能圖謝且無力市貴藥願以身酬澄正色曰汝慮無藥
救夫因欲作此穢事大可憐憫然余生平誓不作此行止苟以此
相污我是使余永爲小人娘子亦失大節吾力猶能辦藥必愈爾
夫之疾不必過慮也竟多與補劑愈其夫疾一夕夢神語曰汝醫
藥多功且不於危急中亂人婦奉　上帝勅賜汝一官錢五萬貫

未幾東宮得疾諸醫不能治澄一劑獲安賜官與錢如其數自此大富醫道益振

導淫之惡甚大　彪曰邪淫之事大玷於德業大損於陰隲乃今之爲詞曲者專以偷香竊玉之事極意描寫演爲戲文以動俗人之愛慕欣賞更以偷香竊玉者必得艷妻且至爲公卿將相果爾則天下第一善事竟屬邪淫矣豈其然乎吾謂此等邪人裝點僞事以快人心傷風敗俗誘人招刑喪德害人多病夭年不畏天誅殛不顧絕子孫此愚之甚者也然爲有司者必宜禁止之

淫行必報應　彪曰陰律云姦人妻者得絕嗣報姦人室女者得妻女淫佚報聚親行穢之家報應之理自可灼見況姦則妒妒則

殺屢見因姦殺人以致殺身者往往有之

富家之子張生貌美一日閒步經一窗下過密聆其中贊美聲少頃聞從故道走轉窗中婦忽擲金釵一隻張低徊久之即有婢趨出招之言某官子婦其夫使蜀未歸約郎君於崇夏寺中某日相會以此致意張如期而往婦果在焉後輒時時相詣未幾其夫歸備知其事隱而不露欵曲間謂婦曰吾往來蜀道險危萬端今幸得歸願飯百僧汝代我往尼院償之婦竟往張生知之遽往會焉某官率健卒携利劍入院執張殺之并殺其妻自拘於有司待罪獄成以其事上聞太宗曰此人間最巨蠹也殺之宜矣何必致問中外快焉

晉江許兆馨戊午舉人往福寧州謁本房座師偶過尼庵悅一小尼遂以勢脅之强污焉數日後被鬼殛而死

晉金陵一生應試美丰儀旅邸對門有宦家女見之屬意焉試畢遣婢邀生相會懼累陰德不敢往同寓一生竊知之乃冒爲生赴約其婢因黑夜不辨引之入室相與就寢適女之父歸突入見之大怒皆殺之明日放榜其不去之人已登第因自喜與家人曰使我若往已登鬼籙矣

浮梁張明生隨父官瓊崖官舍與李指揮宅相鄰李氏二女俱長皆殊色明生通焉及歸潛携二女舟中將渡海李追急明生計窮亟推二女下水死後明生患病迎醫療治投劑少愈是夕醫夢捕

魚水中。二女裸體而至。執醫手曰、妾瓊人也。來曰我二人爲明生治病。汝不可奪吾功。因曳醫入水中。醫驚覺汗流沾背詰旦語之明生泣曰、孽至矣。吾其死乎。未幾果卒

附錄 鄭咸九芹宮新譜戒色論 其戒之在色起講云、且天地不能不陰陽。聖人不能不男女。然陰陽不和則爲沴（田上聲陰陽氣亂曰沴）男女不正則器淫。君子方將參天地之道而立生人之命。其敢自戕其生而不知所戒乎。議論正大。憶昔黃魯直云、人生氣血未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人生以身爲本。不可不致愼斯事也。此言最當玩朱。 色是少年第一關此關打不過任他高才絕學都是不得受用蓋萬事惟

憑此身血肉之軀所以能長存者曰精曰氣曰血血爲陰氣爲陽陰陽之所凝結者爲精精也者含乎骨髓上通髓海下貫尾閭人身之至寶也故天一之水不竭則耳目聰明肢體强健如水之潤物百昌皆毓又如油之養燈油不竭則燈不滅故先儒以心腎相交爲既濟蓋心君火也火性炎上常乘血氣之未定熾爲淫思君火一動則肝腎之相火皆動腎水遭爍洩於外而竭於內百病乘之而入矣男子十六而精通故古人三十而後娶蓋以堅其筋骨保其元神且三十後之血氣稍定亦不至如少年之自耗也近世子弟婚期過早筋骨未堅元神耗散甚至內典所謂非法之淫未娶而先撥其本根既婚而益伐其萌蘖不數載而精氣銷亡奄奄

不振。讀書必無眞得。力田雖下苦工。志昏氣惰。血不華色。氣不充。肌渥然丹者爲槁木。神不守舍。黝然黑者爲星星。星猶點也雖具人形。旋登鬼籙。如是者十有二三。縱使長成。而少年不能吃盡辛苦。後日終非合器。此固子弟之不才。亦由父師之失教。其業於農工商者。終日勞碌。力倦神疲。害不爲甚。獨少年學士。身逸心暇。縱慾良多。今爲立三大法。一曰勤職業。逸則思淫。勞則思善。人情類然。故少長知色。則入於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復習。計過無憾。而後卽安。否則夏楚以威之。如是則心勞而日進。心逸而日休矣。一曰別男女。見可欲則心動。不見可欲則心不動者。人情類然。故古者十歲出就外傅。則男女不同器

而食不同席而坐不同室而處出入有時定省有節如是則嫌疑之端絕防閑之道密矣一曰絕比昵劉忠定公云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蓋小人一近未有不迎合子弟者中以邪說誨以淫書導以淫媒而子弟之心蕩矣惟嚴師以教之益友以輔之即親友中子弟亦須簡擇老成者往來如此則內外交修德業日進而父師之道盡矣至於閨門衽席之間父不便於訓子師亦難以制弟稍知自愛者皆當節慾保身以圖後程遠大此實存乎子弟耳朱子謂孔明擇婦止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姿然竊思其志氣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慾養心之助爲多此又學

人所當留意云。

吾人一室獨居。或遠遊旅館。尤不可邪思淫想。彼妖魔鬼怪。往往變女迷人。喪命殺身。掃除淫念。平日先以正心為主。而正心必自非禮勿視聽始。蓋無所觸於耳目。自寂然不動於心思也。

好色之傷生固深。而闞為尤甚。蓋淫娼賤妓。倚門獻笑。無非陷人釣餌。一入其中。雖極聰明人。皆受迷惑。字說云。闞者入門便敗。又嫖字說云。嫖者如女票拘人見閻羅也。夫耗費家業。始富終貧。宗族共擯。鄉黨不齒。固已悔之晚矣。五句好賭者亦同況遇惡瘡之妓。染成毒患。痛楚萬狀。腐爛遍身。且生子亦多不育。嗟何及乎。以上並節錄丹桂籍

增輯遏慾論

邪淫減壽折福。必不可犯。稍知自愛者。猶知戒懼。至於夫婦之間。男女之欲。若縱情放蕩。亦大非却病延年之道。因縷陳之。古人云、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道書云、人生慾念不興。則精氣散於三焦。榮華百脉。及慾念一起。慾火熾燃。翕撮三焦精氣。流溢並從命門輸瀉而出。可懼哉。黃帝問岐伯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甫半百。而動作卽衰。將世異耶。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之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恒。動作不妄。故能形與神俱。盡終天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以酒爲漿。以妄爲恒。醉飽入房。以慾竭其精。以耗散其眞。不知持滿。不知御神。務快其心。逆其生樂。兼又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內

典云、女色於人、是衆苦本、障礙本、殺害本、憂愁本、故達者遠之、黃庭經云、長生至情房中急、何爲作死令神泣、急者、即衆生孽重處也、又云、急守精室無妄泄、閉而寶之可長活、故昔人云、上士異牀、中士異被、服藥百粒、不如獨宿、稱之爲上士、中士者、蓋知預絕其萌、而先遠之也、夫不見可欲、此心不亂、有等愚夫愚婦、自謂綢繆恩愛、不忍割離、不知同衾共枕、即有心節欲、而勉爲強制、外雖未動、內已離宮、蓋慾心一動、精氣即離、脈絡已離、不能復歸故位矣、經云、欲洩不洩、變成膿血、況寢久則玉門不閉、甫動念而精自流溢、因此致成五種淋症、其害不可枚舉、所以異牀異被、不失爲上士中士也、又有遠客歸來、或值時疾未痊、有父母者、必嚴加管束

必待疾去身强方可許其移入內寢每見愚昧之人一時不慎遂致終身受病或竟至虛損不治此又癡愚之大可哀者又有無知之人以藥餌為可恃輒求助於醫藥不知草根樹皮其去疾也只是順水推船何能救得真病十服參耆補劑敵不過一度斲喪東萊云真精送與粉骷髏却向人間煉石秋又云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有劍斬愚夫雖然不見頭顱落暗裏教君骨髓枯司空圖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著鞭讀之能不猛省昔周和尚廬陵人年九十餘行遠路如飛鬚髮不白言無他術惟壯歲節慾太倉張翠九十餘耳目聰明尚能作畫問之曰平生惟慾心淡慾事節耳任惠公晚年益康强或

問養生之術曰讀文選有悟耳石蘊玉而山輝水含珠而澤媚是也劉元城年八十堅强不衰自言寡慾三十年血氣意思只如當時觀此則黃髮兒齒眉壽無害人人自具人人自壞之耳昔賢有云生我之門即死我之路二語精妙大宜著想大抵人終身疾病從初婚時得者居多年少力强恣情無度多成虛損勞怯之根甚者夭亡累婦孀苦嗟乎百年姻眷終身相偶何故於朞月內種就一生禍胎前輩每於子孫將婚必諄諄以此戒之又孕婦百日之內切忌房勞母而愛女切宜留意會見一家婦孕未久無知傷犯婦即血崩殞命臨死哭告於母痛憾其夫此皆鑒鑒可証者老年之人尤不可娶少女為妻妾蓋我既管他不了他須毒我必深怨

氣所積損德消福且少年情性難調牆茨中冓風詩具在又何不可深自退思富貴之家有中年斷絃者情不能已寧可買妾以侍晨昏其人善良則蓄之不妥則善遣尚可無礙切不可藉口於正位乎內方可資其彈壓儼稱繼室女家父母或貪圖重聘或羨慕眼前勢利謂過門即可享現成福澤不論年齒竟爾樂從嗟乎旣已花燭而行合巹之禮即同伉儷而成敵體之尊無奈衰年之光景易逝轉盼而暮齡已逼婦而不能賢淑縱家財饒富衣飾侍從件件華美外此之缺望愈多尋非起釁家庭每釀禍端翁又以年少堪憐不免降心偏向養成司晨之勢權歸掌握之中結髮之嫡子嫡孫限於名分遭其荼毒惟有飲血吞聲避其煽焰迫至積重

勢成老者亦付之無可如何追悔莫及卒之敗家業墮家聲上留祖宗之恫下貽子孫之譏其害有不可勝言不忍深言者則何如杜之於早之爲卓見也哉　繪像丹桂集

黃蓉乙嘗養篇云人家子弟已識字後卽嚴禁其看淫書小說此種本屬子虛少年誤認爲實眩目蕩心最爲害事當時時稽察其背後借看搜出急投之於火十歲後父則攜之同寢留心察其睡中動靜居常女婢僕婦奶子不問美惡老少槩不許近只此一關能與牢守功名壽算終身受用不盡年至二十時卽爲完姻庶免神馳之病及邪淫之書矣

摘錄繪像丹桂籍慾海慈航遏淫良法

睡起生覺。默想清晨睡起。兩眼矇矓。此時滿口粘膩。舌黃堆積。大是污穢。當念絕世嬌容。縱具倩盼美姿。而脂粉未傳之先。其不淨亦當爾爾。

醒後生覺。默想飲酒過度。五內翻騰。明晨忽然大嘔。盡吐腹中未消之物。餓犬嗅之。搖尾而退。當念佳人櫻桃小口。淺斟細酌。而杯盤狼籍之時。其喉內亦當爾爾。

病時生覺。默想臥病已久。面目黧黑。形容枯槁。又或瘡癰腐潰。膿血交流。臭不可當。當念女人雖國色芳姿。其病苦纏身之日。形狀亦當爾爾。

見厠生覺。默想通衢大厠。屎尿停積。白蛆青蠅。處處繚繞。當念

女人雖具千嬌百媚之姿。其飲食消融之後。腹中糞穢亦當爾爾。

新死想　靜觀新死之人正直仰卧。寒氣徹骨。一無所知。當想我貪淫戀色之身。不久亦卽如是。

未殮想　靜觀未殮屍骸。一日至七日。黑氣騰溢。轉成青紫。甚可畏懼。當想我眼花卧柳之身。不久亦卽如是。

膿血想　靜觀死人初爛。肉腐成膿。腸胃消糜。勢將下潰。當想我風流雅俏之身。不久亦卽如是。

流汁想　靜觀腐爛之身。停積既久。黃水流出。臭不可聞。當想我肌膚香潔之身。不久亦卽如是。

蟲噉想　靜觀積久腐屍。徧體生蛆。處處囋嚙。叶五考骨節之內皆

如蜂窩。昔科當想我鸞儔鳳侶之身。不久亦即如是。
筋纏想　靜觀腐屍皮肉。鑽盡止有筋連在骨。如繩束柴。得以不散。當想我採蘭贈芍之身。不久亦即如是。
骨散想　靜觀死屍筋已爛壞。骨節縱橫。不在一處。當想我踰牆鑽穴之身。不久亦即如是。
燒焦想　靜觀死屍被火所燒。焦縮在地。或熟或生。不堪目擊。當想我心搖目送之身。不久亦即如是。
唐狄梁公未遇時。旅邸三拒奔婦。曾題遏慾詩曰。美色人間至樂春。我淫人婦。婦淫人。色心狂甚。思亡婦遍體蛆鑽。滅色心。謂人當慾火熾甚之時。即將意中之婦。作已亡想。其體萬穀蛆鑽。慾火即

頓消矣與上十數條相彷彿因並錄之訓世恒言

與善堂保元獲命根本說

木有根則榮根絕則枯魚有水則活水涸則死燈有膏則明膏盡則滅人有眞精保之則壽戕之則夭不異於此醫家明堂圖載腎俞爲藏精穴與心包絡相系上透泥丸髓海乃人生安身立命之本一或受傷其害莫測每見人家子弟年方髫稚情竇初開或偷看淫書小說或同學戲語褻穢妄生相火尋求傷生之路或有婢僕之事而斵喪眞元或無男女之歡而暗洩至寶漸至肢體羸弱飲食減少內熱咳嗽衂血夢遺虛勞等症遞見父母驚憂而無遺湯藥救治而難痊一以爲先天不足一以爲補養失宜一以爲風

寒所感。不知皆由自作之孽。其事隱微。而戕賊其性命者深也。不知自愛其身。穌然悔悟。萬端調治。而後得痊。然其人早年受傷。終身致病。下元虛冷。而子嗣艱難。腰疼腿痛。中年陽痿。目暈頭眩。未老先衰。一切勞心用力之事。皆不能任。雖留此軀。亦屬何用。何以承先啟後。建功立業。而享福壽康寧諸福乎。孔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夫子弟之致疾多端。咸宜謹慎獨。是以少年柔嫩之軀。而為幽獨傷生之事。父母不及糾。家人不及覺。師友不及言。而不知其害於膏肓。入矣。如木之絕其根也。如魚之涸其水也。如燈之竭其膏也。雖欲延年益壽。難已。為子弟者。幸自珍惜。愛身即可以孝親。保身斯可以揚名也。至於成人之後。一犯淫條。顯黜功

名陰遭罪譴更不待言矣。

徐鑑亭善善集

呂純陽戒淫文

人性惟淫難戒。人罪惟淫最重。世間淫孽不一。吾今細為拈出之。見好婦女時時注念。刻刻存思。廢飲食而形夢寐。謂之想淫。見好婦女言語輕佻。口角逗引。詼諧以動性情。謂之語淫。見好婦女存心凝視。着意偷覷。眼目射而神魄飛。謂之視淫。見好婦女假托慇懃。詐為周匝。飾禮節而圖媚悅。謂之意淫。若此之類。雖衽席不交。形骸未接。而淫心已蕩。淫惡已彰。止憾無便可入。無隙可乘耳。陰律實已著之。豈得無罪哉。茲猶為未私狎者言之。幼婦少女。貞心未固。烈志未堅。狂且朝而引。夕而誘。食物投其所嗜。衣飾迎其

所好。容止笑貌得其歡心。心非木石。不能無情。邪腸一軟。苟合遂成。於是玷門風。壞名節。夫恥其爲妻。子恥其爲母。翁姑恥其爲媳。母恥其爲女。宗族恥其爲本姓婦。辱及三宗。污流數代。淫罪滔天。天地斷難寬縱者也。娶婦孀妻。遥遥歲月。守節原難。或逢逗引。捐紅顔於頃刻。拒白刃於須臾。如此烈腸。能有幾人哉。月夕花晨。較有夫之婦。爲易誘。不知數載冰心。片時掃地。新姦眠於黑夜。故夫哭於黃泉。祖宗髮竪。鬼神眦裂。淫罪滔天。天地尤難寬恕者也。閨門處子。及笄之年。情事已知。慾心漸曉。夭桃未賦。標梅將詠。或遇勾挑。斷臂以見貞。剜心以示烈。如此剛志。能有幾人哉。穴隙踰牆。較已嫁之女。爲易動。不知一旦失身。終身抱恥。有慚花燭之夜。殊

壞奠鴈之禮。琴瑟必乖。家門非吉。淫罪滔天。天地更難寬宥者也。至於青衣使婢。亦婦人身也。勿謂受我豢養。姦宿無妨。青樓紅粉。亦婦人身也。毋謂得我錢財。淫亂無害。雖罪有差等。而淫則一也。嗚呼世人。淫罪易犯。卽平昔硜硜。以道自居。以操自守。以正人君子自命者。猝遇邪緣。不能定情。鮮有不失足污池。沉身慾海者也。何不一思我之妻妾。被人思念。被人挑逗。被人偷覘。被人媚悅。甚而被人私狎。我必非常忿怒。雖手刃其人而未洩也。人之妻妾。被我思念。被我挑逗。被我偷覘。被我媚悅。甚而被我私狎。人之非常忿怒。亦必思磨刀以殺我。此心此理。與我同也。是以淫人妻妾者。不獨陰律有犯。實性命攸關之事也。何故以頃刻之歡。而蹈性命

不測之禍也哉。而況淫行報施絲毫不爽。我今夜淫人妻妾。而妻妾今夜未必不被人淫。我今夜淫人子女。而子女今夜未必不被人淫。卽或不然。是天心積怒遲之又久。報之愈刻。後世妻妾子女爲妓爲娼。皆不可知之事矣。吁可畏也哉。是故不淫之人。天地重之。鬼神敬之。不犯陽條。不違陰律。後世貞女必生其家。烈婦必出其門。閨房肅而帷簿謹。婦道正而坤義順。子孫必興。可立見矣。設或不幸而邪緣相逼。學魯男子閉戶可也。學柳下惠坐懷可也。學謝端明臥不解衣可也。遇此能堅忍不及亂。爲聖爲賢。在是矣。世人何不勉而切戒之。

漢鍾離戒淫歌

誰家少艾顏如玉。鍾情故意迎入目。多少賢豪善檢束。到此關頭便失足。可憐失足欺幽獨。妄謂罪微猶可贖。豈知天將淫惡錄。載在簿中罰欲酷。折爾祖宗貽下福。削爾前生修下祿。促爾悠悠好壽數。斬爾綿綿好嗣續。罰之不已令變畜。甚至永使墮水族。看此慘報我亦哭。歎人何故迷粉髑。音讀今懇世人聽忠告。好色前來避欲速。他女原非爾花燭。他妻原非爾眷屬。他友勾爾入他屋。爾莫從他暗相逐。他妻誘爾同他宿。爾莫與他私相熟。爾若魂銷無把握。但想一誤入地獄。覥面應比我妹屬。接語如親我母囑。爾若慾火難降伏。但想一犯遭冥戮。想到此間心觳觫。自覺心灰如槁木。心如槁木純無欲。神鬼聞之皆敬服。

孫思邈禁戒十二條

△朔望二日不可 △烈風雷電不可 △勞役遠行不可 △來經四日不可 △酒醉後不可 △飽食後不可 △妻產月不可 △新病起不可 △已生日不可 △節氣日不可 △天氣熱極不可 △諸神聖壽誕期不可 凡一十二條犯者損壽生子多夭折殘疾

慾海慈航四時色慾禁忌日

古人多享大壽今人不盡天年祇因肆慾縱情暗犯禁忌故也玆持錄出惜命之士當謹守之

△正月初一名天臘王帝下界校人祿命犯者削祿奪紀初三萬神都會犯者奪紀初五五虛初六六耗初七生會初九玉帝聖誕十四三元下降犯者減壽十五天官聖誕十六三元下降二十五每月二十五為晦日犯者減壽又二十日亦為晦日二十八每月二十八神人在陰犯者惡疾三十日每月

三十竈君奏事犯者減壽月小成二十九

二月初一犯者奪紀初三文昌帝君聖誕又萬神都會十五犯者奪紀十八至聖孔子諱辰犯者削祿奪紀十九觀音大士聖誕犯者奪紀二十五二十八三十俱同前

三月初一同前初三无天上帝聖誕犯者奪紀初九牛鬼神下降犯者產惡胎十五二十五同前二十八東嶽聖誕犯者奪紀三十同前

四月初一同前初四爾神善化犯者失瘖初八佛誕又善惡童子降犯者血死十四呂祖聖誕十五二十五二十八三十同前

五月初一同前初五名地臘五帝考校生人官爵犯者削祿奪紀自初五初六初七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此九日名天毒日犯者夭亡十五日子時犯者三年內男女雙亡十六為天地萬物造化之辰最忌二十八三十同前

六月初一、十五（同前）二十三（關聖帝君聖誕）二十四（雷祖聖誕）二十五、二十八、三十（同前）

七月初一（同前）初七（名道德臘日五帝校生人善惡）初十（陰毒日）十五（中元地官校籍犯者奪紀）十九（太歲聖誕）二十五、二十八、三十（同前）

八月初一（同前）初三（竈君聖誕又北斗星君聖誕犯者奪紀）十五（太陰朝元宜焚香守夜）二十五（同前）二十七（至聖孔子聖誕犯者削祿奪紀）二十八、三十（同前）

九月初一（南斗下降犯者奪紀初九斗姆聖誕犯者奪紀又初一至初九北斗下降宜齋戒）十五（同前）十七（金龍四大王聖誕）二十五、二十八、三十（同前）

十月初一（歲）初五（下會日）初六（天曹考察）初十（西天王降犯者暴亡）十五（下元水官校籍犯者奪紀）二十五（同前）二十七（北極紫微大帝聖誕犯者奪紀）二十八、三十（同前）

△十一月初一同前　十一太乙救苦天尊聖誕　十五　二十五　二十八　三十同前

△十二月初一同前　初七犯者惡疾　初八為王侯臘之辰初旬戊日亦是　十五同前　二十天地交道犯者奪紀　二十四竈神上天奏人善惡　二十五上帝下界考察人間善惡　二十八同前　三十各除夕諸神下界紏察人間善惡切忌淫慾月小忌廿九

△夏至冬至乃陰陽相爭死生分別之時宜禁淫事犯者大損

△春分秋分春分雷將發聲犯者生子五官四肢不全夭母亦有災秋分殺氣浸成陽氣日衰凡二分前後數日切忌

△三元日歲之元時之元月之元又正月十五為上元七月十五為中元十月十五為下元

四始歲之始時之始月之始日之始

社日立春五戊日為春社立秋五戊日為秋社

以上犯之減壽四年

△三伏日

朔日每月初一

晦日月大三十月小廿九

△弦日上弦在每月初八九下弦在二十二三不等必閱時憲書方知

△望日月大十六月小十五

以上犯之減壽一年

△庚申日

△甲子日△父△母本命誕忌日犯之減壽一年

△丙丁日犯之得病

△白晝△星月△下△燈

光下犯之減壽△烈風雷雨犯之減壽且產惡胎△酷暑嚴寒犯之得重病△寺廟中井竈坑厠塚墓尸柩旁犯之惡人降胎△鬱怒大怒傷肝犯之必病△遠行行房百里者病百里行房者死△醉飽醉飽後行房五臟反覆△空腹犯之傷元神△胎前犯之傷胎△產後百日內犯之婦病△天癸來時犯之男女俱損△病後犯之變症一夕勿兩度勿忍蓄不洩竹蓆竹性寒涼犯之恐感寒氣△薄衾犯之寒氣入骨△牕罅有風處宜避△夜深就枕宜戒

陳摶有云上士異室、中士異牀、下士異被、守此戒期者、非異室異牀不可、

節飲

彪曰、余見有酷嗜酒者。見酒則口噤不能言。或有問不能答。飲數巵後。始能發言。又有見酒卽手顫不已者。飲數碗餘。始不動。嗜酒如此。乃其天性也。余謂嗜酒而量窄者。不必言矣。若量宏者。當以漸減之。不減則有三害。費錢多。則財不能給。一也。又沉湎縱飲。則必廢正事。二也。又多飲成疾。必減天年。三也。故宜以法漸減之。其減之法。每十日減一小盃。減至一年。可減去數觔。至飲觔餘。不可再減。蓋觔餘之酒。所費無多。貧者亦能給。又不至妨時廢事也。所慮者。已減去後。或赴席。爲他人相强。漸漸加多。仍不能減。勢必然也。然人安能終身不赴席耶。赴席當明告主人以節飲之故。主人

與席客諒必聽焉此妙法也余見少年狂飲而死者三人一堂弟也一族叔也一表親也三人每至席間喜行嚴令大盃不釋手至中年皆病肺癰肺痿吐膿血而死余又見家資饒裕嗜酒不節曰與酒徒酖酣者有三人一族伯祖一妻黨一遠親後皆田廬蕩盡衣食不給同於乞人大爲人輕賤酒之害人也如此不可不知漸減之法也

先哲云病以酒致神以酒傷儀以酒失事以酒忘家以酒耗言以酒狂怒以酒發禍以酒倡與其既醉而後悔孰若未醉而先防

警枕篇云肝膈吐於沉酣戈茅生於盃斝繩檢弛於淋漓幾務懸於酩酊旨酒眞可惡哉

蔡文忠公諱齊。飲量過人。太夫人憂之。至親賈存道聞之。戒以詩曰。聖君恩重龍頭寵。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遲。文忠得詩。卽制爲界限。每飲不過十小盃。

王肅赴人宴。人或强以酒。必退席却避。稱父戒以拒之。常語人曰。主人宴客。視客有酒容。已是半醉。卽宜撤酒進飯。若使盡醉。非爲敬客。乃害客也。

邴原能飲酒。以荒時廢事。耗財招禍。刻意減之。每飲止盡一觔。

飲酒諸弊

彪曰。世俗飲酒。往往呼盧徵令。窮極嚴巧。强人狂藥。自爲得意。而不知其愚之至也。今試列言其弊。猥籍酒漿。東傾西灑。不思粒米皆從農夫血汗而來。點酒亦須銀錢沽覓。輕賤如此。

必爲造物所不容一也。席間爭論不休。如同鬭競。令人厭聽二也。虐人至吐。污穢難堪三也。酒能發火。帶醉入房。傷氣耗精四也。醉後語言乖戾。舉止輕狂。敗度越禮五也。次日滿悶吞酸。不能早起六也。遇酒狂之人。彼此使酒罵座。妄生是非七也。嚴寒極暑。席久不散者。汗沾四體。寒夜令服侍者。足如寒冰。主東厨人等。待既久厭勞煩苦八也。一飲而八弊隨焉。吾願人之切戒乎此也

彪曰、今人乘興。必欲强人以酒。是殆未思其利害也。余嘗見一人張姓忘其名。一日宴客。一客居隔數里。强之極醉。醉者必欲歸家沿山行。山路甚窄。下有小溪。其友醉而失足。從山誤墜溪中竟死於水。以命案涉訟數年。屢受嚴刑。又人鏡陽秋云。有人强客以酒

醉極不能歸宿於其家夜無人伴視渴甚無以解乃將花瓶弄水飲之次日死矣亦涉訟數年破家而後已嗚呼天生五穀甚難酒者穀所造也能飲尚且當節今輕賤狼籍强人極醉以至於死訟而破家孽由自作於人何尤

附錄　語云醉之酒以觀其德此言甚好人雖有德醉後不能自持亦白璧之玷也於此能自持則無之或失矣　思辨錄

立品

守正　彪曰名節至重窮而在下不可妄交匪類以壞名節達而在上不可依附權勢以壞名節昔楊子雲大儒也以不拒王莽而士林輕之柳子厚奇才也以不遠王叔文而正人薄之故君子於交遊之際不可不致愼如此也

劉野亭諭門人鄒東廓曰子國器也善自愛甯直無媚甯介無通甯恬無競

彪曰蔡中郎依附董卓華歆奉曹瞞殺伏后潘安仁張茂先俱黨賈后諸公悉一時名士而忍爲此舉者或因禍福起見或欲依其權勢以圖功業或欲附其權勢而垂著作之名不知富貴未必能

享功業未必能建美名未必能傳而先自陷身於奸黨令惡名千載洗滌不去士君子出處依附其初斷不可不慎重也

黃福持正不阿宣德初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棋曰臣不會圍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　師嚴不學無益之事

大與曰嘉靖時陸樹聲會試第一本宜入翰苑會嚴嵩柄國賄賂公行官無大小皆有定價而館職尤重嵩以樹聲名高望重第使人索松江綾子二百疋樹聲曰本不敢希翰苑又實無一綾惟公所置遂不往謁學士張治樹聲之座師也憂其罹禍爲解於嵩嵩不得已授館職而意終不釋然張治更憂之必欲樹聲謁謝乃私以錦幣四雙白金四十兩使人持候嚴嵩門下樹聲至嵩門使者

爲忠直

漢大將軍衞青有時見帝武帝踞牀而見之丞相公孫宏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又青爲大將軍尊寵已極公卿以下謁見皆拜獨黯與抗禮或說黯曰大將軍尊貴公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青聞之愈賢黯待黯過於平時

陳選督學山東清介絕俗會閹汪直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拜謁選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選曰提學直愈怒曰提學甯尊於都御史耶選曰提學固非都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師表不可屈節直見選詞氣抗厲而諸生羣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

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選、徐步而出。

先正有言。權貴之門。雖係通家知己。也須見面稀。行踪少。不然、其玷聲名也不淺矣。

故人仕宦者。貽書見招。止宜盤桓數日。欵欵道故。卽當辭歸。切勿在外招搖。妄有關說。至於輕賤。交情不終。未必盡貴人之過也。

富貴之家。雖主人謙虛。而閽人多驕悍之氣。士君子於此。當自愛。可以無求。便宜少往。寧令怪其不來。無令厭其數至也、

廉介 宋張九成家貧。衣衾不備。有送衣者。卻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砥礪。則貪心生。廉恥喪矣、

嚴宗爲上高主簿。漕使以閱文官偶缺員。留宗校文。宿蕭寺。有富

家子因寺僧致懇許以五十萬錢宗矣曰請面議之翼早來謁叱之曰三歲大比公卿由此而出汝輩不潛心力學乃欲以賄進乎其人慚退

劉眞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飧餚果甚盛眞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飢何苦辭之眞長曰小人不可與作緣

包孝肅公做秀才時不受富家酒饌其後本處作郡富家犯罪公得以法治之由此觀之學者於飲食之間不可視爲細事而忽之也

敦厚 先哲云仁人心地寬舒事事有寬舒氣象故福集而慶長鄙夫胸懷刻薄事事以刻薄爲能故福薄而澤短韓魏公自言其

平日未嘗見一不好人可想其浩蕩襟懷也

先哲云天地之氣暖則生寒則殺故性情清冷者受享亦涼薄惟熱心之人其福亦厚其澤亦長

暄云見人好學多方贊成見人差錯多方提醒見人豐顯則談其致福之由見人苦難則原其所處之不幸斯長者之道也若忌成樂敗何與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光衷云宋太祖時人有言節度使符彥卿反者帝使侍郎王祐按察之且曰歸必授以相位祐後還言按驗無反狀以百口保符彥卿無他上頗不懌然事爲之釋有戲祐者曰意君必作相矣祐曰我雖不作相二郎必爲之又嘗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

公者子王旦後果爲相得君眷寵安享福澤三十餘年功名之盛世無與比祐封晉公旦封魏公謚文正

先哲云周必大廬陵人紹興中監吉安府和劑局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吏論死未報必大問吏曰假使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爲民必大遂自誣服坐失官吏得免死必大歸刻苦讀書中博學宏詞科歷官至宰相封益國公

瑄云韓魏公判大名府有吏請假娶妻既娶即有人訟其不法將決罪公令暫封其訟案半年後取前案行遣他二吏代爲請曰此人自封案後頗謹厚乞恕前罪魏公乃語二吏曰知吾封案意乎此人新娶當時若便遣斷此人與父母必咎其妻所以封起案卷

耳。二吏請曰、相公仁恕如此。後世子孫貴顯無極矣。

文彥博在樞密。有尼僧惠普以妖妄就逮。搜得諸公卿往來簡牘。獨彥博無有。神宗問其故。對曰、臣但不知耳。如知之亦當有書。時人美其分謗。

方謹言為侍御史時。丁謂既貶。帝命謹言籍其家。得士大夫賄賂丁謂書。悉焚之不以上聞。

附錄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見信於主。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交。子敞曰、劉孫用事。大人宜小降意。毗正色曰、不與劉孫結契。不過令吾不得作三公耳。大丈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耶。紹鑑參考

出處

何士明曰、人生天地間智愚賢不肖。固有不齊。或出或處或進或退要皆以古人爲鑑。斯無咎矣。若伊尹傅說呂望孔明之處也。一耕於有莘之野。一傭於版築之間。一垂釣於渭濱。一高臥於南陽。此四公者不出則寥寥無聞。一出則建功立業以安天下。向非天子夢卜求而用之。終於農工漁隱之流而已。未嘗汲汲於仕進以農工漁隱之事爲卑鄙而不爲也。今人知出而不知處。知進而不知退。鄙農工商賈之事而不屑爲。所以有濟世之心。而無資生之策者多矣。如張齊賢以布衣而讀當時之務。藝祖留之以相太宗。范仲淹做秀才時便憂及天下。君子稱其品爲宋朝第一。今初學

之士髮尚未燥便妄希祿位豈鄭重之器耶留侯疏廣功成身退知止知足成萬世之美名嗟乎出處之間原有確然道理人奈何昧昧顛倒於其間哉

彪曰、大與云英雄愼勿爲才所使此語最佳三國人才孔明之下即數荀文若孔明所以高於文若者在安心躬耕南陽不遇元德則不肯出耳文若只爲忍不住一段才急於用世故與徐庶同事曹操庶不露其才見操所爲不善能脫身而去彧盡露其才明知操所爲不善欲求去而不可得至於殺身君子深痛惜焉嗚呼出處之際可不愼之又愼哉

先哲云、功名早家受其福功名晚百姓受其福先儒又云、少年登

第大不幸也。蓋少年人驕氣未除。施為不當。害及百姓。并自己心術人品敗壞殆盡。且殃及子孫。然則大器晚成此說誠為切當。齊主欲以王晞為侍郎。苦辭不受。或勸之。晞曰、我視世人少年得志者。鮮不顛覆。吾性疏懶不堪煩劇。既任其職。萬一不慎。其時求退不可得矣。吾非不肯做大官。實恐才力不及也。

歐陽文忠公未老。屢乞致仕。門生蔡禧言朝廷方倚重公。且未及引年之期。豈容遽去。歐公曰、修平生名譽。為後生描畫殆盡。惟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喪失聲名。東坡云、仕人歷官任滿。外無官謗。中無愧心。致仕而歸。脫冠珮。訪林泉。其樂可勝言哉。余出入歐公門下最久。見其欲釋位歸田。竟不可得。至如假借得罪

而去。君子欲身退。如此其難也。人何可不觀往事以求其理哉。

感應篇云、李垂知絳州。解官歸。李康伯謂曰、公文章經濟有名於時。諸公雖皆優待。現任宰相竟未識面。安得官顯乎。垂曰、我若早謁丁崖州。字。丁謂爲學士久矣。今老矣。安能隨羣逐隊。冀推挽乎

楊文懿公守陳。淡然自處。未嘗求進。權貴重其賢、欲援引之爲羽翼以沽名譽。乃使楊公之親朋諭意。公却之曰、吾猶嫠婦也。已守節三十年。豈白首而忽改節也。

附錄 少年登科。切勿自喜。見識未到。學問未足。一生喫虧在此。卽使登高第。陟高位。庸庸碌碌。徒與草木同腐耳。往往老成之人一入仕途。建立一二事。便足千古。由其閱歷深也。湯潛菴語錄

崇善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昔顏氏將以女妻叔梁紇、而歷敘其祖宗積德之長。遂知其子孫。必有興者。豈漫說哉。然而善不求人知。方謂陰德。爲善日若不足。方謂積德。須刻刻檢點自心。宜眞而勿假。辨研其理。至是而無非。遠凶招吉。莫切於此。又有財有勢者其作福易。易而不爲。是自暴也。易而愈爲。是錦上添花也。貧賤者其作福難。難而不爲。是自棄也。難而肯爲。是一以當百也。又必努力不懈。斯可貴耳。隨緣濟衆。其類甚繁。約言其綱。大略有七。第一在與人爲善。吾輩處。是見人過失。宜涵容掩覆之。一則令其自改。一則令其有所顧忌而不敢縱。見人有微長可取。小善可錄。翻然舍

已而從之。且爲艷稱而廣述之。凡日用間發一言。行一事。全不爲自身起見。全是爲人。立則此大人天下爲公之度也。第二在成人之美。玉之在石。抵擲則瓦礫。追琢則圭璋。故凡見人行一善事。其人志可取。而資可進。皆誘掖成就之。或爲稱揚。或爲扶助。或爲之白其誣而分其謗。務使之成立而後已。大抵人各惡其非類。惡人見一善事。爭非而共毀之。善人在俗。原難自立。且正人有過不掩。尤多指摘。故善事常易敗。善人常得謗。惟仁人長者。能從旁輔翼之。其功德最大也。第三在勸人爲善。人生雖具良心。每爲習俗沉溺。凡與人同處。當隨處提撕。開其迷惑。譬猶長夜大夢。喚之使醒。爲惠最普。韓愈云。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不可廢也。第四

在救人危急患難顛沛人所時有偶一有之當如痌瘝之在躬速爲解救或以一言伸其屈抑或以多方濟其顛連崔子曰惠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第五在興建大利小而一鄉大而一邑凡有利益所得爲者宜興建或開渠導水或築堤防患或修橋路以便行旅或施茶飯以濟飢渴多方勸導協力興修勿避嫌疑勿辭勞怨第六在護持正道道者萬世生民之本也不有正道何以參贊天地何以裁成萬物故凡見經書典籍皆當敬重而珍惜之第七在愛惜物命凡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惻隱之心而已周禮孟春月犧牲毋用牝凡手所觸傷足所誤踐者不知凡幾皆須委曲防之又戒殺與放生相表裏救蟻中元放麑作相救雀三公放龜列侯

皆與成湯解網同一仁心。豈可以貪饕自恣哉。善行無窮。不能殫述。由此七事而推廣之。則萬德可備矣。

先哲云、士君子處心行事。須以利人爲主。利人原不在大小。但以吾力量所能到處。行方便之事。卽是惠澤及人。如路上一磚一石。有礙於足。去之卽爲善事。惟在久久勤行耳。豈宜謂小善不足爲

先哲云、嚴君平雖賣卜。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弟言依於悌。終日利物而無利物之名。士君子有志於惠澤及人者。不可不識此一項妙理。

希濤曰、有一忍心害理者。偶與一人有怨。覷其田已下種矣。密令僕以稗子數斗。夜撒彼田中。僕念稻粱爲一家衣食所賴。何忍相

殘使彼飢餓乎。然迫主命。不得自止。乃私蒸其稗。復命曰。已徧播之矣。主潛察不虛也。已而稗不生。其事秘無人知者。後僕患重疾。忽夢神告曰。爾某年蒸稗事善行。感動上蒼。多增爾壽。且有貴子。後疾果愈。子竟登進士。始與子孫言其事。

彪曰。人之積德。莫善於陰。而積陰德者。又不可以無法。聞吳人有瞿華卿者。善恩施。一友甚貧。瞿憫之。贈白金一鎰。恐人知而難為繼也。第從窗隙投之。而不與之言。有為卿覓粟者。卿受其錢五百。佯曰。汝錢一千耶。與以千錢之粟而去。又有為卿覓粟者。投其錢於粟中還之。不言所以。其作用何善乎。彪遠祖良弼公。嘗借貸於人。不望其必償。每自言曰。此為陰德之最也。亦以其無施恩之跡

耳欲施恩者當以此爲法。雖然末世之人。好名特甚。無事而邀名者有之。誰肯有其事而不令有人知乎。吾謂陰德固勝於陽德。然亦各聽其所好。不能强人使歸於一也。

先哲云。韓魏公曰。人能扶人之危。賙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誇則益善矣。

灼艾集云。程思廉交友數人。友多貧者。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賙恤。無不備至。更撫視其子孫。待同族尤盡恩義。或者以爲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復思爲善矣。

彪曰。晉臣云。世之醫者。一年豈不遇一二奇症。施治得痊。宜其將症治徧告同道。或刻成一帖。以爲醫案。付之書坊。此其陰德亦最

大也

先哲云施藥不如施方極善之言也貧苦之人常苦於無錢取藥聽其病死殊爲可傷余聞人言海上單方有不必費財得之易而有奇效者余每嘗試之果驗如好義君子能各出所聞徧貼於人烟湊集之處則濟人陰德比於施藥加十倍矣

瑄曰嚴鋏潛心醫術好義樂施濟人危疾不索重酬貧困者即捨藥與之尤貧者且贈以些須銀錢爲粥餌之費

調元曰李大亮京兆涇陽人遷安州刺史以破敵有大功賜奴婢百口謂曰爾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何忍受爲奴婢乎悉遣歸歿後受恩者之子孫皆爲大亮着期年服

解危救難　先哲云、古人所以重俠烈者。非無謂也。人當窘迫之際。呼天不應。呼地不應。呼父母亦不應。忽有人焉。於其中出力護持。遠負之而趨。近匿之而避。濟天地父母之不逮。而後知俠烈之品重、功大不可及也。

宋朱軾、南豐人。嘗領鄉薦。家貧教學里中。歲暮得束脩歸。途過田夫械繫、悲慘。問其故、曰欠青苗錢、無償、官司鞭笞已極、不能生矣。軾憫之。盡以束脩依數納之官。其人得釋。同時邑人劉澈、累舉不第。常默禱於神。一夕夢至大府。有吏語澈曰、汝生本有微祿。而倫紀有虧。今無望矣。澈曰、所虧何事。吏曰、爾弟負官錢不能還。死於非命。非倫紀大虧乎。曰、弟不肖自取刑辟。某何罪。吏曰、行路之人

見且不忍彼此同氣何不動心汝知朱軾代納青苗事耶澈明日詣軾請其說軾曰有之澈撫心大慟軾生三子皆顯官年八十四而卒

光衷云台州應尚書壯年習業山中一朝見鬼云某婦以夫久客不歸翁姑以家貧迫嫁之數日後當縊於此吾得代矣公卽以銀四兩僞作其夫之書寄銀還家其父見書以手跡不類疑之既而曰書可假銀不可假想見無恙婦遂不嫁後其子歸夫婦相保如初公又聞鬼語曰吾當代奈此秀才壞吾事旁一鬼曰汝何不禍之曰上天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尚書矣吾何得而禍之耶

朱承逸一日天未明有事過橋聞橋下哭聲甚哀視之有男子攜

妻及小兒在焉問所以曰負勢官銀百金息已數倍而本未杜督
索無休欲生不可得也朱曰無爲此吾當代還遣僕護歸復自至
其家正見悍僕輩坐於家朱語之曰汝等倘此債將死三命官法
亦可畏也可歸家持劵來吾當如數代還其人感激願爲奴婢承
逸堅執不受是年生孫服登榜眼次年生孫肱亦登第
瑄云南渡之後有張居士者齎錢販物經行山徑林莽間見有人
將自縊詰之則爲官稅所迫無以償也張憫之遂以販物之錢贈
之其人拜泣去張少憩於山石上俄有操瓢者問曰渴否即傾瓢
內漿使飮之曰不惟止渴且有益也後壽至百歲且不知所終
先哲云友山居士張璞字廷采溫州人也自南京還有兄弟二人

附舟。兄病劇兼無米以給食。衆欲遷其兄弟於岸。居士爭曰遷於岸卽死。遂出飯菜以供給之。將分途。兄弟復慟哭。謂無食至家終死於途。復合爲之僦一舟。兼贈之以錢米。弟拜謝之。居士曰吾盡吾心耳。何足謝

先哲云。李疑金陵人也。好義俠。金華范景純爲吏部之吏。得疾、無一親故在旁。人恐其死而相累。不肯舍之。叟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願假榻。疑許諾。延至家。爲之具牀褥。迎醫師治之。親調湯藥。且暮執手問所苦。旣而疾滋甚。不能起。景純涕泣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兩。寄在故旅邸。以路遠不能取。以謝君。君其自取之。疑曰、患難相

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純曰、郎今不取。我死恐爲他人所得。何益也。疑遂至其旅邸。携歸而發囊。爲之治棺木衣衾。既死。并爲之殯焉、作書召其二子。以所餘金還之。更出錢助其發喪歸里。

彪曰、門人徐思善問曰、還人銀錢首飾書中所載。不論所值多寡。皆獲大吉之報。何也。余曰、以其關係大也。釵釧失。必疑其婢竊取。因而拷擊至死者有之。或疑妻有外心。婦冤不白。因而忿恨至死者有之。銀錢或因疾病死喪婚嫁大事。賣產借貸而來。失去則重大之事無所措。或因債追勉强借貸。鬻產以來。失去則債不能杜。或家貧無以衣食。鬻產借貸以來。失去無以爲生。此皆關涉人之性命者也。我還之免人以死。功不大、乎。是以還物者常得大吉之

報也。今將往蹟列後。

羅倫、應進士試宿旅舍。僕拾金釧。行兩日方告倫。倫曰、此物必婢僕失遺。萬一主人拷訊致死。是誰之咎。吾甯不會試。不可令人死於非命。竟返至其家出釧還之。抵京已二月初四。倉卒投卷。是科狀元及第。

先哲云、李時勉偶於元宵翫遊燈市。見一人從地上拾得一金釵。珠貝嵌飾。極其巧麗。時勉思曰、此釵華麗異常。定是富貴家物。失此必生他疑。夫婦不和。婢女受責。猶係小事。恐變不測大禍也。急以金錢易之。乃揭示門枋曰、有遺釵者。但以所存一股來驗。已而李千戶妻使人持釵來。比輕重相符。卽還之。適千戶自他所歸。妻

告之故千戶感其德乃具金并他物以謝固郤不受千戶曰先生守嚴介某豈敢强項得一外番血蠍此物非常能續筋聯骨有起死回生之妙時勉强受之未幾以言事忤仁祖命力士撲以金瓜筋骨大損且下鎮撫獄衆皆謂勉必死會涖獄者卽前遺釵之千戶也問以血蠍尚存否勉使家人取至以敷創處其痛立止不旬日痊愈

彪曰吾邑柳春沂歲暮於街坊拾遺金三十兩守候之人果尋所言與失物對卽還之後登進士官至叅議鄭淡中於厠內拾一包袱內有白金二十兩次日人來尋亦與遺金言對卽舉以還之後登進士官司理

荒年施惠　先哲云歲逢水旱飢民滿道然我減一二口食彼積至三四處亦可救飢我施一二文錢彼積至十餘處亦可度命若曰善門難開恐有不繼密持錢米於流民往來之地隨緣給之老幼殘疾者加之不居名不露相救得一人施得一日亦係陰功力竭則止何慮其不繼也

郭維藩云但願吾之身與吾之子孫常有賤穀糶於人大是幸事但恐不能日後以貴價向人糴穀斯可悲耳

魏時舉北魏鉅鹿人家多田產積穀有餘時值秋歉穀價騰踊因發廩貨賣惟取時價之半嘗語客曰凶時之半價即豐時之全價少取之無損於我有濟於人宗族與親故貧約更相周恤其子守

節。官至尚書僕射。

沈詵、致政歸家每歲歉。即發祖平糶。親自審視。見甚貧者。袖中密出錢置米中。鄉人不識公。但云彼著青衣官人。殆菩薩也。

救焚功大　彪曰、天下不乏好善之人。而亦不乏爲善之事。余謂功德之最大者。莫如救火一事。今城郭市鎮。屋宇牽連。朝夕火發。家家搬運己物。又有不肖兇徒。更思搶奪財物致富焉。肯截斷火路以利人也。苟有倡始之人。聯絡二十餘家。多者捐資二三十金。中者十餘金。少者五六金。付有力者生息。或分任取息。積至一二年間。可將此銀置買田地房屋。收其餘利。置辦諸器。如鐵鈎鐵鋸鐵叉夷梯大繩水桶等物、董事者諭令各家置大水缸以貯水。僱募有力壯丁十人

令其專司救火。授以方略。給以號衣。每年與之工食。雖無火災亦必給與。倘遇火起。卒同救護。事平更酬以酒食。彼有所司。聞災刻集。不至者例有罰。如既有救火之人。又有救火之具。縱有火災亦不患其無制矣。夫火焚一家。富者或毀千金。中者或數百金。貧者或數十金。推之十家百家。其毀壞房屋財物。何可勝數。今於起火之時。以法撲滅而保全之。其功德豈不甚巨乎。吾願世之行善者於此加意焉。

【附錄】人以持齋戒殺爲善行。是功德止及於禽獸。而不及民生此善之微者也。人以濟困扶危爲善行。是功德能及民生。而旁及於禽獸。此善之廣者也。若夫大利大害。居得爲之位。而不與之革

之。與作惡何異。 願體集

今人建寺燒香自謂功德浩大。殊不知寺不建。佛未必露處。香不燒。佛未必飢餓。若移此財以濟人。佛必大悅。福報當百倍矣。同上

以布施作功德者。齋僧不如濟貧。濟貧不如建橋修路。設渡施茶。諸普濟事。行普濟事。不如不妄取人財。 目錄

施塚不如施棺。施棺不如施藥。施藥不如周濟。教導使其不飢寒暑濕。以至於病。大抵先事之功無形。人不見其可感。故人鮮爲之。是故施恩者不必冀可見之功。受恩者必當思不見之德。同上

親戚中有婦人年老無子。或子孫不肖。不能供養者。當爲供養。然又須關防。恐其身故之後。其不肖子孫稱其人因飢寒而死。或稱

其人有遺留細軟之物。妄經官司不免有擾。須於生前白之於衆質之於官則免生他患。大抵爲高義之事。須令無後患方妥、袁氏世範

國家以農爲重蓋以衣食之源在此。然人家耕種多出佃人之力。可不以佃人爲重。遇其人有生育、婚嫁、營造、死亡。當厚賙之。耕耘之際有所假貸。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虧。早爲除減。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有非時之役。不可令子弟及幹人私有所擾。不可因其讐者告語。增其歲入之租。不可強其稱貸。使厚供息。不可見其自有田園。輒起貪圖之意。視之愛之。不啻骨肉。則我衣食之源悉藉其力而不匱矣。同上

昔人謂天不能家贍戸給富一人以濟天下之貧使富而擁貲致

貧而無告天眷之乎。應劉諸公。一寒士耳。應諱大猷、劉諱理順、二公微時皆家貧能捐金以全人夫婦者後應中進士官刑部尚書劉狀元及第官左中允事載別籍茲未悉述、猶不惜傾囊以濟人。於生死患難之間。揮金無幾而食報有百倍其利者。奈慳吝性成之人往往不免。即家有餘財。斷不肯一擲於窶人之手。悲哉貧也開口告人難於上山擒虎。勢不得不向溝瀆中冀望於來生耳。陳智錫曰。專財重利。不惜人苦。天下皆賤丈夫也。顏光衷曰、何曾石崇之富極矣。使以周急行仁、不令功德半天下哉。馬援嘗云。富者貴能施濟。否則守財虜耳。又前輩有詩曰。忽聽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貪歡未許暫停杯。嗟乎。富人一盤飧足供貧人十日飽者有矣。一日宴足供貧人兩歲食者有矣。同

是大塊中人何忍擁肥自甘半錢不與乎夫平日不能約已施貧。惟希厚積多藏犯造物所忌。將以娛晚景而火盜耗之訟獄巫醫又耗之。將以遺後人而浪子嬌妾耗之劣孫强奴又耗之。究竟同歸於盡。惜金剜肉一毛不拔者何爲計不及此 畢業忠告

懲惡

北夷云嚴武少時與一軍使鄰居悅其女誘至宅月餘竊以逃事露追尋將捕及乃以琵琶絃縊殺之沉於河明日捕至搜船無跡乃已武後爲劍南節度使病甚有一道士至門欲謁武門者引入寒溫畢謂武曰公有疾災危至重冤家在側也武曰其狀若何曰女人年十六七項上有細索如樂器之絃武曰爲之奈何道士曰他欲面公公自求之道士令掃地焚香以柳枝洒地少頃閣子中有人吁嗟聲道士曰娘子可出見武見驚慚甚女曰公太忍事可以周旋免死何遽見殺武悔謝祈免女曰某已上訴今不可爲矣期在明日拂然而去明日乃卒

希濤云李林甫欲陷李適之乃謂曰華山有金採之可富國顧上未之知耳適之信其言從容奏帝帝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久矣顧華山乃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故不敢以聞由是帝喜林甫而惡適之林甫於寢室後別創一室制度灣曲名偃月堂每欲害人卽入此室殫思極慮窮極研計受其荼毒者不可勝數將死爲兒所撲後其婿發林甫厭咒事奪爵斲棺鞭屍諸子流徙籍其家

希濤云史無畏與張從眞爲莫逆交無畏力田而衣食困乏從眞家富謂無畏曰君勤苦田園所入有限吾願借君以千緡貿易他日但歸吾本無畏感謝之經營數年遂致富厚不意從眞反遭大

盜生計大窘遂詣無畏曰今日乏用不識千緡可以償我乎無畏曰言何無稽也若有負可賫劵來從眞忿恨塡胸歸就庭中日日焚香泣訴不已後無畏爲雷所擊而死

光袁云淳熙初林機爲給事中其妻少卿主曉姪女也歸甯在父家早起垂淚訴於曉曰林氏滅矣曉驚問其故曰天將明夢朱衣人持天符來言上帝有勑林機論事害民特令滅門天符猶彷彿在目也曉慰以夢未足憑勿爲深慼曉與王氏同至姪婿家從容問近日所論奏林曰蜀郡以部內旱歉奏氣撥米十萬石賑贍卽有旨如其請機以爲米數太多蜀道不易至當察實而後與故封還勑旨上諭宰相云西川往復萬里若待再報恐於事無及姑與

其半可也。近日之奏章如此。曉頻蹙而去。未幾機郎病歸。至中途而死。二子繼踵而亡。雖立近親以繼嗣。亦不久而絕。

光衷云。丁戊長洲人。遊燕。與壯士某氣力相悅。結盟兄弟。無何其人以盜敗。倉卒授百金於丁。爲獄中饘粥資。丁利其金。且慮禍及。行於獄卒。斃之。越三年歸吳。舟中忽自作鬼語。詈曰。汝好負心。今得相報矣。因對衆言其所以。衆曰。固然。若遽令死。必牽連我等。盍緩之。曰。謹聽命。少緩。果越數日。丁抵家。忽瞋眩作聲如故。而操鎚自擊其齒皆落。人從旁奪鎚。則勇力愈奮。忽又操刀自斷其指。自抉其目。血流滿地而死。觀者傾市。

希濤云。齊袁燦以守正不肯事蕭道成。既遇害。有幼兒方數歲。乳

母携之投其門生狄靈慶求其藏匿養活之豈意靈慶殘忍負心
鬭出其子者得厚賞竟出其兒希賞後忽有狗走入靈慶家將慶
并其妻嚙殺之卽向時袁粲家所畜狗也
朱㻹曰龍昌裔家富有米數千斛值歲旱糶得貴價未盡而有雨
米價稍賤昌裔爲文禱於神廟更祈一月不雨焚訖歸至途中似
有人推之忽仆於地頭面皆大傷不數日而死

附錄功過格

按崇善懲惡二條唐子弟舉善惡大略示人當崇當懲而謂未能殫述修二人嘗讀功過格甚爲詳備因取朱先輩諱珦重刊送本盡數附入并原序凡例目錄槩不敢遺庶閱是編者曉然於善過之所在而確知所崇懲云華陽

陳敬修張廷憲識

功過格原序

或曰。爲善去惡。在心而已。矣必是曰子讀書耳。何必課程賞罰耳。何必律令出納耳。何必會計哉。不知會計當。則盈縮可稽。律令明。則趨避不惑。課程立。則作止有度。否則勤惰任心。高下在手。有一不足。無從黍絫也。徒曰。我爲善我去惡。曾爲幾善。去幾惡耶。曰。是固然。其如明功隱過何。曰。子勿慮也。人有明功隱過於人者。未有明功隱過於鬼神者也。吾日爲之。夜書而藏之。焚香染翰。幽獨無

侶。四顧森然。鬼神滿目。以心蒞手。以手蒞筆。一點一畫。罔敢不誠。而明功隱過乎哉。曰吾今日書而功微。明日書而過鉅。不將怖而止乎。曰勿怖也。子弗書功雖微。何有過雖鉅。弗覺也。書而後功與過出焉。積微而鉅。鉅釋而微。不遠矣。久久勿輟。自有得也。曰吾功鉅而過微矣。天道果有知耶。曰子但飯毋憂不飽也。孔子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子所求在數者外。吾不敢知此耳。則坐而俟之可也。客有刻功過格。戚會稽陶奭齡序之如此。

費鉛山先生功過格序 先生諱宏江西廣信府鉛山人明成化丁未科狀元

嗟乎。問今之世。有不求爵祿愛榮華。甘終其身艱難困苦。自棄於

名利之外者乎則皆百計勞神愁思結夢謂第不能朝去貧賤而夕享富貴也然則問士有知過必改知善必爲悟報施之非誣識禍福之自召知所云潔身修行以承天休者乎則皆潰閑損德若惴惴焉惟恐富貴之或來而日逞其非垢之尤自蹈於貧賤者也嗟乎哀今之人莫我肯穀大抵有然者矣第思天地吉祥福澤必不令不肖子孫得享其安榮間有一二惡施善報者必其祖父大有陰功或其生前厚有修積且安知斯人福量不盍世漫天而今之得報止此也故士亦不留心斯道耳如果篤信敬修則目見耳聞無非果報卽如功過格一册誠太微仙君度世之津梁也奈何得見聞者竟昧昧置之噫余尊人過庭之訓謂會得此格於會稽

陶家藏室夜光寶而行之後誕宏之夕夢此格化爲金字又生弟宗時亦夢此格化爲銀字夫賤弟兄深懼不類而仰承積累之基遂食神明之報豈今之負才力學者獨甘心自置於暴棄之例耶故見此格而不懷信心者非其根器淺薄則罪垢深積而眞性毀敗也世有道德吉祥之人一接斯編必生慕悅踴躍精進行之有年方將萃萬福於一身希聖賢於千古前程遠矣豈區區淺近之效所能量哉若賤兄弟獲報之餘則往事之已著者矣用公斯格以爲同志者勸

袖本善過格序

余自束髮受書每觀古人嘉言懿行便欲欣有嚮往之意是以立

心制行。頗不願爲三代以下之人。但習俗熏人。善根淺薄。每刻意苦心。追踪前人。而恍惚之間。竟落下士窠臼。故余生二十九年不惟不爲昔人所許。且亦不爲今人所齒。噫余知過矣。人未有不立之則。不示之程。而能日進於善者。亦未有不肅檢察。不加猛省。而能日遠於過者。此在中人以上者猶難之。況余中人以下者乎。是以前之所爲。非不欲爲善。而因循從事。既無孳孳之意。非不欲去惡。而驚惕不聞。終鮮乾乾之心。無孳孳之意。故期進於善而行與心違。鮮乾乾之心。故日流於惡而習而不察。嗚呼。余不見善過格。余幾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矣。然余甚悔不見此格於二十九年之前。以致顛倒蹭蹬。至於此極也。余猶幸得見此格於二十九年

之後。而善有可循。惡有可改。必不至顛倒蹭蹬。如二十九年以前也。余又懼奉行不力。或掠善隱過。反至獲罪天地鬼神。而顛倒蹭蹬者。更甚於二十九年以前也。尚敢不勉力遵行。積久勿懈哉。然余前之未見此格者。非眞未見也。余往時志太高。氣太銳。每不屑於繩趨尺步之說。又嘗聞人言五倫百行。皆分內事也。六經四書。皆善過格也。不謀利。不計功。奚必斤斤於絜長較短。注一汪百也。又有人言終日齋中。無善可錄。亦無過可紀。夫由前之說。是上智之事。由後之說。爲無志之人。上智之事。不可以律下愚。無志之人。何足以知有志。余今知余是下愚而有志者也。余猶信人言。余竟不知余矣。余不知余。則此格不終於未見乎。雖然今既見之。用竭

三日夜之力而抄之讀之又改爲袖本隨身携持而朝夕考之驗之合善條則幸之喜之合過條則悔之改之靜夜於空格書之朔望則對天焚之行將付梓與同人公之自今以往仍有以前說進者則謝之曰是余夙心也有以後說進者第應之曰足下所見乃故我非今我也

序終

功過格凡例十七則

一遵行是格者於功過若干但記其數不必錄其事每夜焚香將格條細讀一遍靜思一日所爲功幾件過幾件或引例以功折過照數默禱逐一登記不得詳功略過每月朔焚香告

天歲終又總記一年功過如前奉行之

一功貴勤修過貴勇克若日日有功積至一月無一過相間即於本等功外加記十功貴純善也若半月無功可記或有過未除即於本等過外加記十過戒惰窳也

一格中所載纖悉必較人未嘗不疑爲瑣屑不知此正聖賢謹小愼微之道也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禮記於人一舉一動皆有矩度古人教人謹小愼微多是如此

一躬行是格者每以無善可錄爲辭不知人特不自警耳果能實

心爲善則凡身之所接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口之所言無非造福之處更有行一善事而不費財不費力者人何可以自諉乎未行是格者有日日易犯之過而不自知今旣奉行此格須將格內過條逐一細檢靜驗平日所爲有明知而故犯者有不知而誤犯者有以小過爲無傷以致日積而日多者有以小惡爲可忽以致愈溺而愈下者有存心改悔而臨事復蹈熟徑者有加意矜持而念慮猶未銷亡者如是等類卽宜另摘各條書貼左右視之如猛虎毒蛇誓不復與爲緣自然無過可記也一行是格要先期於無過故善不必詳過不得略方是聖賢克己之學

一行是格務期堅永古人云行善未必獲報然理無不可爲之善爲惡未必獲報然理無可爲之惡如此方是純心

一凡一切極惡大罪及孝子居喪守制因律與家禮載之甚詳格中不贅

一行是格宜廣爲流傳俾人人遵行方合聖人同善之旨古人云我見人爲善便手舞足蹈我見人爲不善便痛心疾首此正聖賢成己成物分量是編出望同志者極力勸行多方開導

一功過格有不可折者如用財之百功不能折致死之百過零積之十功不能折一次之十過也

一功過有增有減如合數條而後成一事卽總各條之功過記之

如因一事而連及親疎。則量功過之大小別之。閱者臨事酌奪

可也。又如行一善而復用已財則於本善外仍照百錢記善 過敬比

功過自有是非。如求借不吝則爲功。若借與嫖賭則爲過。破人

婚姻爲過。若審於理不應婚則爲功。餘可類推。

功有難易。易者照本條記功。惟難者而不辭勞瘁委曲周旋。則

於本功外一次另記一功。以示勸也。

功有眞假。如伸人寃而得財。遇美色勢不能就而不染。及貧士

不用好衣食之類。又如寬債一節。有年久利多度不能還而免

者。或已經告官致累貧民而免者。皆不得記功。他若取不義財

而施捨。知有罪人而救護。事端非一。未能縷指也。

百錢一功。謂千金以上者。若貧士五十錢。極貧士二十錢。亦作一功。百錢一過。謂貧士如此。若富者五十錢。大富者一二十錢。亦作一過。

他本以義田贍族之類。必費一兩始爲一功。則移賑外人。且十功矣。不將誘人樂濟外人而置親族乎。今皆改作百錢一功。庶知當務之急。

格內有不必拘定門類。而義可相通者。閱者因此悟彼可也。

右功過格。人畏其難。且議其迂矣。昔周濂溪語二程曰。正初學入德之門。朱子曰。四書爲理。此格爲條。初學不可一日不置此案頭。邵子曰。可以扶翼經傳。楊龜山曰。指點善惡。歷歷醒人。讀

之如聞清夜鐘。他如范文正、韓魏公、蘇文忠、趙清獻、以至袁了。
凡諸先生、又奉行勿斁者也。天理、學、政事、文章、至數公盛矣。猶
必奉此以兢兢、難耶、汪耶、閱者幸自量可也

善過格目錄

倫常第一

父母	善十七則	過三十七則
兄弟	善十則	過十四則
妻妾	善六則	過十六則
子姪	善七則	過十二則
宗親	善十二則	過十則

師友　善十四則　過二十二則
婢僕　善九則　過十五則
敬慎第二
存心　善六則　過九則
應事　善十則　過十九則
慎言　善十則　過二十六則
事神聖　過十六則
節忍第三
氣性　善十三則　過十四則
衣食　善五則　過十則

貨財善十五則　過二十五則
美色善五則　過十二則
仁愛第四
人類善五十則　過四十八則
物類善十一則　過十二則
勸化第五
善類善十二則　過九則
惡類善十六則　過二十一則
文學第六
著述善九則　過二十二則

為師善十一則

過十六則

善過格

功過格由來舊矣今從省心錄改功爲善取周易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之義蓋善者人所當爲過者人所當去本無功之可名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物此志也

倫常第一

父母 祖父母繼母每善加一倍庶母伯叔父母每善同

善條

晨昏定省致敬盡養 一日一善　代受一勞苦 命代俱准

教一善必從 如謹身節用之類　一事責怒順受 以上一善

贊成一善　解一怒舒一憂

順親心不吝財物　一大事勸親改過遷善

守一義方訓 如修德勤學之類　爲親補一過代還逋欠一件

親所愛敬人加意愛敬 以上十善　親久病小心侍奉獲痊 二十善

見惡於親能積誠感動　顯親揚名

喪葬誠信內盡其心外竭其力以上五十善　親於倫常有違勸之使和

化親行仁成德以上百善

過條

淫蕩忘身剛狠招禍貽親憂　阻善唆惡

喪葬草率　厚妻子薄父母

縱家人婦子逆親以上二條事輕者減半論　有親不孝拜他人義父母

惑於風水動親柩當遷二不論　久淹親柩以上百過

無故倒伐祖塋樹木　暴親一短

親病不小心醫治請醫不審進食不調湯藥不親　親有過不諫

背一義方訓以上五十過　有疾不慎致親憂

聽私言致以成心待親一事卽准　責怒抵觸以上三十過

親所愛敬人故薄之　親年老舉動生一厭薄心

親憂債賬子私貨財以上二十過　吝一財物違親心

生一怨言　對親一疾聲厲色

親老冷之任勞　親老遠出

遠出忘親如不通音問約期不歸之類　一事欺親以上十過

書言不避祖父諱　嘗新不薦先人

父母忌日葷酒　推諉一日供膳以上五過

貧不能養遂不顧親　不求成立致親憂三過以上一日

直言諫親致親不悅致彰親失者加二倍　忘親疾謂隱微舊疾

先一飲食以上一過　行止出入不稟命一次一過
不以修德勤學慰親心一日一過

一兄弟異母兄弟每善加一倍過同

善條

一日敬兄愛弟推逸任勞　同一事不生異心以上一善
財物不論爾我代完官錢私債公用車馬衣服之類　一大事勸善止惡
容忍一過不聽婦僕讒言以上十善　獨任一大事門戶差徭嫁娶喪葬之類
分產物讓多取少以上五十善　患難相扶
兄弟破產者復與同居共爨　獎勸兄弟成德以次百善

過條

鬭訟　遇一難不救
欺凌一幼弟任其遊蕩不使之成立者同論　阻善贊惡以上百過

聽一讒啟釁 聽妻妾奴俾讒倍論爭競以上三十過

求借一財物不應十過 抵觸兄長言語不讓責怒不暌一次五過

貧常忌富富不顧貧一念二過 不和睦一日一過

同事生一異心一過 私占產物百錢二過

見一過不勸照自作例准 藏一怒宿一怨一念一過

妻妾

善條

閨範謹肅閨範即橫渠先生謂婦人有十三禁一曰干預外事二曰入寺燒香許願祈男三曰無故聚飲即有事飲酒不得沉醉四曰會諸姻黨同席熟談五曰痛打奴婢及惡聲肆罵六曰優厚三婆七曰侈蓄朱翠八曰看龍舟觀燈觀會及諸外場雜還事九曰與妯娌鬪勝十曰分理是非十一曰不親中饋十二曰厭夫交友賓客十三曰貪食肥甘者也

善御婢妾不容抗正室一善以上一日 勸改一大過忘身撒潑忤逆殘刻之類

不聽繼妻言凌辱前妻子女以上十善　勸化孝公姑和妯娌五十善

化之行仁成德百善○如勤儉孝慈敬愛教養周睦之類

過條

棄妻　寵妾薄妻

四十外無子受內制不納妾　任婦人不孝公姑以上百過

因爭競驚父母五十過　縱虐一婢妾三十過

聽呼瞽目星士說命唱詞二十過　婦人善言諫勸反加怒罵

聽繼妻言凌辱前妻子女傷命者十倍　聽婦女潛施僧道以上十過

閨範不謹　不和睦以上一日五過

多買盛飾艷服以悅婦人　遇當行事受制於內不行

因信讒致啟長舌以上一次一過　縱一惡事照自作例准

子姪異姓者同論

善條

垂一義方訓　一善

一大事教導見從有關名教之事教之以道必見其從方是眞教方爲善教

禁止一惡習以上十善○惡習卽橫渠張子謂子弟十戒一逐淫朋隊伍二好鮮衣美食三馳馬試劍及鬪雞走狗四濫飲狂歌五早眠晏起六倚父兄勢輕動打罵七喜行尖戲事八近暱婢子九氣質高傲不循退讓十多饞言習市語要見七約一撮嬌多啼二專食市物三動輒罵人四廣藏金珠五倔强不順六爭占飲食七捉害禽鳥也

禁刻薄心取利貪緣功名　導之敬祖睦族以上三十善

化之行仁成德百善

過條

不以義方立教致成敗類　酷虐一他人子以上百過

誤一他人子不能因材成就○五十過　教子弟占便宜

棄一不才謂因其愚魯狂悖而始聽之也　教打罵人

縱一惡習　以上三十過　偏愛憎一人

開一不善事端　以上十過　恣意打罵不從容訓戒　二過

教誨一事不盡心　一過　護一短　照自作例推

宗親

善條

敬尊長睦同輩貴賤平等一日一善　貧乏之求借不吝　二百錢一善

周給貧乏　百錢一善　修一族譜　十善

結親擇一賢良不計勢利　代辦一嫁娶喪葬　以上三十善

教一孤兒使之成一　建一祠歲時團聚宗族

立義田義屋養活一人　以上五十善　收養一老幼殘疾

本族絕支立一嗣不利其產　娶一殘疾女謂原聘者。以上百善

過條

本族絕支利其產不為立嗣　嫌貧弱改嫁毀婚

一急難可救不救 以上百過　薄本族妄認一同宗 五十過

以財勢傲一貧賤宗親　婚嫁惟計勢利 以上三十過

貧病無依者能顧不顧 二十過　貧乏求借不應

抵觸一尊長以上十過　乖一尊卑次一過

師友

善條

敬師尊教訓　尊一前輩親一賢友 一日一善

通有無 二百錢一善　淫朋招飲遊戲不從

弔慰誠敬如變服致哀謹禮擇言之類　踐一約 以上一善

以德行文章相勸勉 一次一善
朋友有過忠告善道
不忘一父執 如餽遺問候之類
不背一嚴師 以上十善
不忘死友不負貧賤交 三十善
不負一妻子寄託 五十善
嫁娶一故人子女
救一急難 以上百善

過條

一急難可救不救 百過
負一妻子託
背一明師 如生無餽送死絕通問之類
假義氣陷人
負一死友一貧賤交 以上五十過
交友不擇賢良但慕勢利
輕棄一賢友
輕棄一父執 以上二十過
訕謗師長
戲侮一老成 以上十過
隨一淫朋遊戲 三過
慢師 如問答不恭禮節失時之類

厭一貧賤友 如辭色傲慢舉動輕褻之類　疎慢一畏友

詭一友妻子　有無不相通 以上二過

同業不敬所事 一日一過　知過不告 照自作例准

爽一約　失一弔慰 以上一過

違師友教訓 一言一過　規過無術致友疎 一次一過

僕婢

善條

救一小過 一善　平心勸諭一事見從 二善

遇一病盡心醫治獲痊　配一男女及時 以上十善

禁一豪僕 二十善　白還八一男女 原值百錢一善

善遣一婢妾愼爲擇配 三十善　資發婢妾嫁奩 百錢一善

化一人忠信慈仁百善

殘一婢僕肢體

過條錮一奴婢不嫁娶

賣一婢爲娼掠賣遠方同○以上百過

賣婢得重價致配非人

遇一病不盡心醫治五十過○致死者倍論

縱一惡僕三十過

配一男女不及時論老少不均者倍○二十過

用一次酷刑

幽縶奴婢一日

虐使一事彼所不能者

縱無禮於尊長以上五過

寃責一次三過

無故毒罵一次一過

縱僕婢衣食過制

衣食不周勞苦不恤以上一日一過

敬愼第二

△存心

惡念起卽掃除　常求放心

誦經書不起雜念心解力行以上一善　一日謹凜幽獨一善

時時存誠一切妄想不生十善　寡思息夢心常惺惺一月百善

過條

一日常存機心惡二十過　一日心常昏惰

聞人失利名生歡喜心　暗舉惡念害人以上五過

誦經書起一邪念　聞人善不生信心以上二過

展轉一淫念　蓄一妒念嗔念及諸妄念

誦經書雜念不除以上滿一時者一過

應事

善條

一日守分循理臨事敬慎一善　作事刻期不遷延時日

處一事惟知為衆以上三善　聞一過即改

見一善即或敬遵行本善外另加。以上三善　不附人財勢

處一事公直以上五善　不苟且求一名位

讓一善任一過以上十善　當大事能損己益人百善

過條

假行竊名或遠近　當大事損人益己以上百過

受恩得報不報五十過　假公行私

存誠心待人如人已改過我猶逆億也　炎涼

苟且求一名位　處一事不公直

任功諉過　竭盡一人情誼以上十過

知過故犯本過外另加

酣飲嬉笑於有喪之家

見一善不行

處事惟知爲已

作事不知期一日一過

竊一人私書

無故謁一官長以上三過

爲一善不終

臨人正經事不敬以上一過

愼言

善條

發一至德之言

說果報勸人

與人言不欺一字一日二善

爲人詳辨一古今疑蹟譌字以上三善

出一方便語

揚人一善以上一善

闡說道理問答不倦

辨雪一人大冤五十善

白一人誣迹十善　闡發一部濟衆經書百善

過條

誣壞一人清德　造謗誣陷一人以上百過

訐發一人陰私　誹謗聖賢

發一閨壼以上五十過　兩舌離間人三十過

傳述一傷風敗化事　變一是非

舍聖賢經傳談異端言　出一損德之言

許一女色　惡口犯一平交以上十過

造一人渾名歌謠不關人行止者　播一人惡以上五過

出一不利人語　冷語刺人

背後詆毀人　譏時政

嘲笑人體相不具　戲謔傷人　以上三過

偽訣一人　輕諸怏人

揚人一短　捏一謊語　妄傳謠言同

談一淫賭趣　竟日多浮浪語　以上一過

〇事神聖

善條

事神明祖先齋戒至誠　祈禳止許善願　以上一善

修理損壞寺觀裝飾剎落神像　百錢一善

過條

褻瀆祖先神靈　百過　侵占一菴觀屋宇　五十過

戲謔神聖　三十過　指神明證以鄙猥事　十過

祀禮失時　呵風雨褻三光

攜葷酒入聖殿　縱婦女入廟
對北惡罵及涕溺　污穢井竈以上五十過
祈禱不誠　祀時不敬
夜起裸露　朔旦號怒及行刑以上一過
毀壞供器百錢二過　不信神明果報一念一過

節忍第三

氣性

善條
一日敬老慈幼謙和接物　論一事不執已見以上一善
納一逆耳言　容人一過
忍一勞　平一怒

解一怨恨

遇橫逆自反 五善

遇一仇不報 謂可不必報者

火性不生在在歡喜感化 百善

過條

强獷難觸人所畏忌 百過

報一怨過分 十過

逞一小忿

苛責人一事 以上五過

傲睨一平交 以上二過

好矜誇

受一謗不辨 以上三善

遇失意事不怨天尤人

大事難忍能忍 以上十善

慣習鬬爭 三十過

遇失意怨尤不止

怒一逆耳言

論一事偏執己見

喜諛

遷怒一人

醉犯一人 如喧鬧戲狎之類　　聞一謗倖倖欲辨 以上一過

衣食　　拾遺粒 以上一善

善條　一日安粗糲不虛度衣食　　一日安淡惜福 十善

禁屠時持素 一日二善　　縱酒及亂○如喪德喪儀之類 以上十過

過條　厭棄惡衣食　　禁屠私買生物

無故剪裁　　生日宴樂無度 三過

服一非法服 以上五過　　無故白晝謀飲

強索人酒食

狼藉五穀 以上一過○不特本身撒棄凡婢僕傾潑小兒踐踏及在田拋棄不收在場掃除不淨俱於家長記過

一日鮮衣美食享用過豐 一過

貨財

善條

分財公平

與人財不遲時日

不負人寄託

還遺

饒免貧戶租欠 二事田租欠財

假銀入手棄不行使

放債出當濟人急不計利 二百錢一善

放債還遺全人身家 百善

貨借如期還

不吝器物借人濟急 以上一善

不取非義財

代完官錢私欠

荒年平糶

讓利讓產 以上百錢一善

不逼取貧債 十善

過條

造低銀假銀

蕩廢祖父產業

重利逼取貧債以上百過　交易田宅不清割五十過

圖買一產三十過　尅薄利己

誘人賭博以上一次十過　設阱詐騙

以勢或倚勢白占　乘難覬取以上百錢二十過

荒年囤米待高價僅足自贍不論　強索巧取二事強巧有別

負人寄託　負貸以上百錢十過

賤價強買人貨物虧及百錢十過　匿遺

用低銀以上百錢五過○假銀倍　斗秤出入不平

受不義財　侈用人財物

損人一器物　無益靡費

暴棄天物以上百錢一過

不問取人一針一草以上一過

美色

善條 見一美色不留盼一善

完一女婢

拒一私奔女子三百善

過條 淫一室女節婦尼僧三百過

淫一良家婦

蓄一戲妓俊僕在家

宿一娼三十過

當興故遲一日

居家能節慾

當可染境不染以上百善

謀占人妻女

壞一女婢以上百過

姦一原失節婦以上五十過

調戲一美色二十過

起心私一美色十過　遇一美色留盼

居室淫褻非時以上五過　收藏淫褻圖像一日三過詞傳同

仁愛第四

人類

善條

收養無依人一日　濟人一饑

濟凍人暖室一宵　施一暗夜路燈

借人一雨具　施藥一服

指人迷途　救援一人力乏

不沉滯一人書信以上一善　賑貧苦

贖男女還人　施薑茶

修造路橋疏河掘井 涼亭渡舡同

置義塚

凶年施粥

歲終爲人贖罪 以上百錢二善

留無歸人一宿 二善

療人一輕疾 以上三善

傳人一經驗奇方 以上五善

病難人求借不吝

救墮一胎

救一人重疾

助人嫁娶助喪

施襖被 以上百錢一善

疫癘施藥

途遇病人設法調養一日二善

盡心謀人一事

掩一暴露棺埋一白骨

傳一人保益身命事

一小事爲衆出力 以上十善

救一輕刑 十善 無事者○以上二

施棺木一具

施地葬一人　見人侵凌孤寡竭力保護

除一人害　伸一人寃屈

救一人危難流離　救一溺嬰

完聚一人骨肉　救一賤爲良

救一人軍徒重罪　葬一無主柩

救一人命　延續一嗣

收養一無主棄孩　伸一人大寃

曲全一婦女節　完聚人一家骨肉

地方大小事出言造福出力任勞興建一大利　以上百善

過條

致一人死

設阱陷害一人　造謀不成者減半論

謀成一人軍刑本非其罪
絕一人嗣
壞一人陰地
醫家計利誤一人命
見一人死可救不救
致一人墮一胎以上百過
乘危下石排擠人
救一人流離
嫁禍一人
掘地遇人骸骨拋棄不顧

溺殺一嬰
致一良爲賤
發一人屍
合一毒藥
讚助人溺一嬰知而不阻同
侵凌一孤寡宗親倍論
以私怨傾一人家業
破一人婚姻
平人一塚
學一厭咒邪法以上五十過

踐踏人禾稼
技術不精蠱惑害人倍 風水家加二
見人寃得白不白 以上三十過
傳人一假方 妄傳者減半
秘一經驗方
侮弄一老幼殘疾人
幸災樂禍
城市中馳馬 五過
謀成一人輕刑 徒杖以下○三十過
强役一人力

損壞一義井橋渡
見人欺凌孤寡可護不護
疑病妄藥
遇一難可救不救 以上二十過
醫家治病不用心 遲慢不急救同
侵一貧弱
阻截一日通衢橋渡 以上十過
責一不應責人
欺一無識
故辱一乞丐

沉滯一信　爲人謀一事不忠

恐嚇人以上三過　施濟後悔

窮乏哀告不應以上二過　故犯一人忌諱

物類

善條

救一無力報人畜命如山禽野獸與魚蛇等類　救細微百命如蝦蛾虫蟻等類

葬一自犯禽獸倍有力報人者加三　救畜力疲之一時以上十善

買放生命百錢一善　見殺聞殺爲己殺不食二善

戒食牛犬者一人五善○前此原食　節殺生一年二十善

救一有力報人畜命三十善○騾馬牛犬等物　戒殺生一年五十善

倡放生百善

過條
倡殺阻人放生 百過
殺一有力報人畜 讚助同
非法烹炰生物使受極苦
無故殺一無力報人畜
殺細微十命 入藥者減半
蓄一殺衆生具

私烹牛犬
偷殺畜物 以上五十過
填覆一巢穴 以上十過
無故發蟄驚棲 以上三過
不憐疲頓 以上二過
籠繫禽畜 以上一日一過

勸化第五

善類

善條
勸人爲一切善 較自爲者減半
讚助人一切善 較勸人者減半論
勸人出財作福 二百錢一善○福如齊人利物等事
施一善書 一善

成人一美事 十善　成一人家業

感化人一家好善　薦引一有德人

建義學勸化一人　表揚一人隱德 以上二十善

得一善人交修其化 一年無間百善　倡一善利濟一方 百善

過條

排擯一有德人　阻人施濟 以上百過

毀壞一人戒行 如戒淫戒讀之類　毀人成功 以上五十過

止人一善　見一善能舉不舉 以上二十過

爲私不贊成人善　菲薄人不屑教 以上五過

沒人一長 三過

惡類

語係勸人改一過 照過記善　勸止播人一惡

掩人一惡　解人一憂

息人一鬭 以上三善　解釋人一怨恨 五善

止人侵毀一賢善　息人一訟

止人揚一隱惡談一閨壼 以上十善　阻人一非爲

解免陰謀下石 以上三十善　阻人勿溺一子女

勸一爲非者改行　調停一人內外骨肉

勸人改一惡業 眉獵開場寫狀之類○以上五十善　化轉一人至仁孝

教人作一切惡 較自作加一倍　讚助人一切惡 照自作例准

見人爲非可勸不勸 較自作減半　唆孀婦適人因之取利

送子弟爲僧道　引誘一蕩子
離間一人骨肉　以幼男女寄拜一僧道
女無禮於夫家父母復獲其罪　唆人一訟
薦引一匪人庸醫地師倍論　傳人一惡術邪法過以上五十
讚助一人訟三十過　親一惡人
唆一人鬬以上二十過　擠一人憂恐
附和一人怨忿　見人訟可勸不勸以上五過
當衆斥一人過失三過　見人失誤不與明言
見人憂聞人訴怨不解勸以上一過
文學第六以上一過

著述

善條

作字端楷一日一善

穢中拾一字紙洗浴焚化以上二善

編輯一卷濟世善書

作文傳一善行揚一隱德五十善

闡明一卷經書刊刻行世以上百善

拾遺字一千殘器之上有字人多忽略

燒毀一卷淫書邪書十善

正一文體以上三十善

著撰一卷濟世善書

過條

無識毀議經書

編輯一淫書邪書以上五十過

翻刻一淫書邪書以上三十過

污穢經書

著撰一傷化詞傳以上百過

代寫一離書

毀壞一卷經書

戲謔經書

代爲一詞狀　作詩文譏刺一人時政倍論

毀壞一卷文集以上十過　汚穢字紙裱屏糊窗拭桌裹物同論

無故亂書以上五過○書桌書壁書地同論　讀書不竟卷

見一遺字不顧或焚字紙撇棄灰同論　其手不淨翻動經書

作文自加圈點　作一笑談傷人者倍論

作文字僞訣一人如人本無實而盛稱之也　寫一譌字及怪俗字以上一過

爲師

善條

爲子弟講明一故事關係倫常身心性命者　隨事開導以上一次一善

循循善誘　待子弟如親生以上一日一善

盡心講說寒暑不倦　耐心訓一蒙童以上一日五善

闡說果報使子弟深信 十善　教一善見從 照自作減半
化一頑徒　正身修德爲子弟倡
教一人行仁成德 以上百善

過條

學業不精誤人一子弟 百過　改作文字誑騙父兄 五十過
校文不遵傳註不從正體 三十過　子弟讀經書傳註不熟 二十過
任子弟作踐字紙 污穢經書加一倍損壞加二倍　縱子弟爭競打罵
引誘一頑徒 以上十過 遊蕩之類 ○如博戲　酷責 一次三過
不禁子弟鈔襲代倩 一事三過　惡罵虐使 二事
縱一誑語　無故曠一日館課
縱子弟親一戲具　教習字不臨帖

任子弟寫譌字及怪俗字過 以上一縱子弟爲一切惡較自作者倍論

右格相傳爲紫府太微仙君錄以授西山又元眞子者歷觀先輩原未嘗覩此格爲異端令人不肯爲善反自此格爲二氏之學謂聖人之道不如此噫不狂而以爲狂良可慨也予故急梓以行世願受持者勿始勤終怠亦爲善去惡之一助云

敬信錄

報應

虎曰報應之說或謂有鬼神司之夫果有鬼神司之將盡人而察遂事而記欲無遺漏爲鬼神者不亦勞乎此皆未知其理者也吾直斷之曰主之惟心心者氣之母也天地間惟此氣耳吾心未動此氣寂然吾心一動則氣感而遂通以吾心之和氣感天地之和氣則吉來矣以吾心之戾氣感天地之戾氣則凶至矣此如方諸水鏡名之可取水陽燧火鏡名之可取火夫日月去人數百萬里方諸陽燧不過徑寸不靈之物耳以徑寸不靈之物取之而無不得者感召之際無微弗達無遠弗屆也況大塊之氣充塞宇宙一心雖微其虛靈知覺將動而感感而應者豈反不如諸方陽燧之於日

月乎而何煩鬼神之勞心勞力盡人記其善惡拘拘然而求無失於尺寸而報之哉或曰若是則報應宜無差忒矣而不能無差忒者何也曰誤也嘗觀之於天矣日月有時而薄蝕寒暑有時而愆期星辰有時而變易氣機之不能無誤者勢也故吉人誤逢凶氣則報從凶凶人誤逢吉氣則報從吉然氣機之不終誤者又其理也故吉人偶逢凶終則從吉凶人偶逢吉終則從凶伯夷之餓死顏子之早亡可謂逢凶矣然一則首陽之薇蕨千古知新一則孔門之配享萬年不替是其所逢之凶暫所獲之吉久也所逢之凶小所獲之吉大也則禍福雖偶誤而終不誤也是氣機有一定不易之感通非鬼神能司其權也明甚則世之徒求福於鬼神與徒

求免禍於鬼神。而不知惟心所感召者是可哂也夫。
先哲云、凡人之爲不善者。造物未必卽以所爲不善之事報之。而或別于一事報之。別一事又未必大不善也。而得禍甚酷。此造物報應之機權也。

虎臣曰、事事存心利物。處處存心利物。時時存心利物。雖終日貧困。無分毫恩澤及人。而天地鬼神。必以全善報之。蓋惟其心實可嘉。而阻於力之未逮也。事事存心利已。處處存心利已。時時存心利已。雖偶然慷慨施財作善。而天地鬼神。亦未必以善報之。蓋謂其心實可誅。卽偶然施財。不足以贖其辜也。故知日月之照臨。鬼神之糾察。皆在心思意念之間。初不在形迹營爲之末也。觀感應二

字之分別無識矣

先哲云、侍臣或言善惡之報多爽。明太祖曰、爲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未必獲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特時有未至耳

彪曰、凶人貪冒無恥。隨處必欲占小利。而人亦畏之讓之。獨怪終身所占小利。必以一事盡喪之。而更過其所占之數。吉人守分循理。不敢妄爲。而人亦欺之侮之。故凡事受欺。然冥冥之天。必將以大福之事補之。而附於其所受欺之數。或及其身。或及其子孫。歷觀往轍。無不然者。

先哲云、刼盜爲小人之雄。每見富貴之家。平時不刻薄。稍能行利

人事者盜賊亦不肯過掠其財物焚毀其室廬所決意焚掠者皆平日積惡之人也人宜自省

搢臣云暗箭射人者人不能防借刀殺人者已不費力自謂巧矣而造物尤巧焉我善暗箭而造物還之以明箭而更不能防我善借刀而造物還之以自刀而更不費力然則巧於射人殺人者實巧於自射自殺耳

彪曰僅奪人之財而不殺其人雖有報應亦不極慘至奪人財而并殺其人未有不報之慘而極速者人於吾目者不止數十人又如居官者遇人犯法巧於取財開釋其罪不顧枉法其子孫之報亦止破壞家財而已若貪而酷以直爲曲以曲爲直不畏王法不

顧上司奪財多害人家其禍未嘗不大其報應未嘗不慘或至殺身滅門者有之凡此爲財所使不顧天理而得惡報者也

附錄 錢邦芑先生曰今人求名位之術不啻千端或卜吉形家或求助鬼神其高者謂能以文章爲迎合不肖者鑽刺營謀僥倖一階莫不揚揚得意以爲術之巧計之捷也孰知冥冥中自有鬼神主之使命不當得任爾絕世文章通天作用究竟不能與定數爭衡惟陰騭一途可挽回定數昨行今效早行晚效冥報最速神鑒最顯顧吾謂求名位者一切風水祈禱文章以及鑽刺皆迂迴遲鈍而惟行陰騭爲最捷也有心者不妨一試之

龔懇菴問龍潭老人曰近世善惡報應頗覺差池豈蒼蒼者亦憒

慣耶。龍潭指天而語之曰、此老雖不急性。却有記性。要其終而觀之可也。 存業編

不急性、不過僥倖免於旦久、有記性、斷難免禍于將來、所謂到頭終有報也、世人非義取財、又或身爲胥吏、倚官倚權勢陷害小民、以致家益富饒門戶鼎盛者、人每驚而異之、甚且羨慕其所爲而效法之、是皆不知天之有記性者也。○并錄五種遺規註

暗裏算人者。算的是自已兒孫。空中造謗者。造的是本身罪惡。顧體集

好生喜殺

彪曰。禽獸之喜聚惡散。貪生畏死。其情與人無不同也。故離羣則鳴咽悲鳴。臨危則叫號求免。情甚慘也。無如人情貪味。相習殺生。遂置惻隱於度外。余思人雖不能盡去滋味。然亦宜減殺爲主也。庶上合天地好生之心也。至若山禽野獸。不食於我。鷹犬逐之。弩箭射之。炮火斃之。令彼魂飛魄散。母子分離。何其忍也。歷觀古人之好生全物命者。每有吉祥之報。人胡不反覆思之。

彪曰。古云。鈎簾歸乳燕。穴牖出癡蠅。愛鼠常留飯。憐蛾紗罩燈。作此詩者。專教人以愛物好生之方乎。心何仁也。宋哲宗使人傾盥沐水。必令避蟻。曹彬每冬月禁修葺墻垣堦砌。恐傷蟄蟲。亦教人

愛惜物命。眞吾師也。余薄德人也。安可不傚其法而行之。

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年始不殺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旣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亦愈於烹宰也。非有所求覬。但已親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廚。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肉也。

彪曰、凡人一年之內。手所誤傷。足所誤踐。傷殘物命者。不知凡幾。苟能委曲防之。亦可以養吾不忍之心也。

古云、悍夫忍人。每謂禽獸無知。何足愛惜。不知射鵲者引弓入林。則一林之鳥皆鳴。屠狗者帶索入市。則一市之犬皆吠。物豈果無

知哉。果不愛惜生命哉。何言之背也。

程明道、爲上元主簿。始至邑。見道旁有人持竿以黏飛鳥者。取其竿折之。教之改業。嘗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子豈無人心乎。何苦爲此

何經爲井陘縣尉。天資仁愛。每出見捕雀者。必毁其具。諭其人改業。後陞轉期近。有大盜案未獲。上司督捕甚緊。不勝愁煩。忽羣雀數百飛迎馬首。何異之。既而羣雀集百步外草舍上。何遣卒搜屋下。有七人醉卧未醒。得贓物擒之。乃眞盜也。遂解於官。卒轉東陽令。

郎暉性愛物。其地每至夏時。輒買雷公藤毒魚三四里。魚鱉蝦蛤

大小盡斃。公知之每年買藤焚之。曰、吾力不能救物。惟焚此亦可以救數百千生命。後享齡。子孫貴顯。

長洲韓某家貧好善。每早起以箒掃城內外小河兩岸螺螄之緣岸而上者入水中。免漁人之捉取。日以爲常。有時楞腹掃至數里。其子宗道有父風。亦好善多放生。其孫永椿官至一品。

彪曰、蘭谿畢家村有好獵者。日獵飛禽走獸十餘。來貨於市。余先君喜食之。每攜至、亦買其雉鳩以作供饌。如此者三年。忽數月不來。余問先君曰、數月何不買雉鳩食之。先君曰、異哉。其人已被炮火反擊死矣。余正悔往時喜食之非也。

何龍圖戒溺女歌曰、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爲萬物靈。奈何

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我聞殺女者。其狀苦難比。胞血
尚淋漓。有口不能語。咿嚶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
一至此。慈悲尚放生。而況親生子。我因勸吾民。愼勿殺其女。若愁
無乳哺。饘粥皆可飼。有人斯有食。撫養聽生死。若愁無嫁資。先賢
有樣子。荆釵與裙布。未必遂貧汝。女性最和柔。親愛甚男子。男子
多出外。女嘗守父母。男子多違拗。女常順父母。男子少悲哀。女常
哭父母。女有孝順心。每每救父母。女有好夫子。每每顯父母。不觀
緹縈女。免父受刑苦。不觀楊香女。救父而振虎。覃氏年十八。能令
父喪舉。曹娥年十四。沉江覓父體。宋女號陳二。父母貧如洗。無錢
供饔飧。專靠採菱米。親死不忍嫁。廬墓沒其齒。唐女王和子。父兄

皆戰死。和子甫十七。披跣走邊鄙。乞丐扶柩歸。營葬憑績縷。剪髮毀面貌。然後廬墓所。古女賢孝儔。其多難筆記。有司或贈金。朝廷或欽賜。也有爲妃嬪。也有夫人類。若能存他命。報施應不悖。奉勸世間人。好還天之道。勿謂嬰女痴。怨懟不知報。女命親不憐。安保憐親命。絕嗣減壽年。赫矣陰司律。及至索命時。噬臍莫能及。胡不全其生。骨肉俱獲吉。

雲棲蓮池師放生文　略曰。世間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慘者殺傷。是故逢擒則奔。蟣虱猶知避死。將雨而徙。螻蟻尚且貪生。何乃網於山。罟於淵。多方掩取。曲而鈎。直而矢。百計搜羅。使其魂落魄飛。毋離子散。或囚籠檻。則如處囹圄。或被刀砧。則如同剮戮。恃我强

而凌彼弱。理恐非宜。食彼肉以補己身。心將安忍。由是昊天垂憫
古聖行仁。載在簡編。昭乎耳目。施皆有報。事非無徵。普願隨所見
聞。發慈悲心。捐不慳財。行方便事。或恩周多命。則大積陰功。即惠
及一蟲。亦何非善事。苟日增而月累。自行廣而福崇。慈滿人寰。名
通天府。蕩空冤障。多祉萃於今生。培漬善根。餘慶及於後世矣。

戒殺文。　略曰。人人愛命。物物貪生。何得殺彼形軀。充己口腹。或
利刃剖腹。或尖刀刺心。或剝皮刮鱗。或斷喉劈殼。或滾湯活煮。或
鹽酒生醃。可憐大痛無伸。極苦難忍。造此彌天惡業。結成萬世冤
讐。今人多病多夭。或死蛇虎。或死刀兵。或死官刑。或死毒藥。皆殺
生所感也。我今哀告世人。不敢逼汝持齋。且先勸汝戒殺。戒殺之

家災横消除福壽綿遠種種吉祥難以具述獨奈世間食肉咸謂理所應然乃恣意殺生廣積寃業相習成俗不自覺知昔人所謂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是也

呂純陽戒食牛肉歌

君不見牛耕土叟步前奔用力努又不見日當午血汗通身涎沫吐世間畜類多無如他報主可恨貪財農心狠如狼虎見他筋力衰賣於人烹煮割下頭剖開肚血塗鏜皮鞔鼓骨錯簪肉作脯當日耕田難上難今日粉身苦不苦寃魂泣訴閻羅王閻羅悲憫不能語但說宰牛夫受罪在地府或丟劍樹叢或擲刀山塢或灌滾銅汁或烙紅鐵柱永刼不翻身翻身世變汝又有食牛人不聽人

勸阻。勸之起爭端。阻之笑迂腐。怕說牛有功。强說牛能補。一任罪通。天不知何肝腑。豈知一食牛。立刻千神怒。縱有好心腸。此條登惡簿。應註禍來侵。暗折福無數。貧夭逮兒孫。甚至滅門戶。吁嗟乎牛代人耕。誰不覩殺而食之。喪心伍。我今降乩普告人戒此方堪對佛祖。

前賢戒食犬肉文

犬一團靈性。守家而戀主者也。人何苦食之耶。溯其守家勤勤。晨起看門。生人內闖直撲。直吞歹人外伺。隨喊隨跟。不懈心於白日。尤着意於黃昏。逮夫夜靜人睡。鼠竊作祟。犬吠一聲。隱隱閃退。又或强賊夥至。各持兵器。犬吠連聲。忙忙逃避。至若冬夜慄慄風雪

窨窖。凍餓待僵。寒戰喘息。猶復聞響强呼。見影掙起。俾主人覺之
而少停。吡之而後止。是犬之有功顯然。其可紀而且惓惓戀主。感
入肺腑。久客外歸。歡跳如舞。主貧而彼不厭。主亡而彼不散。主逐
之而彼不離。主餓之而彼不憾。甚至買於遠方。半載悠長。彼仍乘
機宵遁。找路來央。間或舊主不納。狠心趕打。彼仍回頭乞憐搖尾
弗捨。祇欲冀主之留。並忘其主之惡。但思報主之恩。甯甘任主之
殺。是犬之有義。確乎其不可拔。人何忍食之耶。道家云。犬肉登庖
竈君怪憤。奉天曹。釋家云。犬肉不戒。諸佛聞之。皆見怪。人何敢食
之耶。其食之者。不念功也。不重義也。神弗欽也。佛弗識也。雖有善
者諷之。則見疏。阻之則生忌。亦畏禍而口閉矣。吾願世之人。去爾

恣情消爾戾志愼勿再食此味而甘爲上天之所忌